

國立中央圖書館

林卜琳創作
蒲伯英審定

作者贈

X 光線裏的西施

平民大學出版

介詞

林君唐甫逝世，匆匆已將半載，王稚駭兄敦故舊之誼，搜羅遺著，得劇本一，曰「X光綫裏的西施」，擬爲刊行，慰故人未竟之願，供戲劇同好之求，屬序數言，以明其概。循誦一周，彌殷嚮往，爰述所見，略申鄙懷，匆匆涉筆，於作者苦心，尙未能盡充分顯闡之責也。

戲劇之事，至爲繁複，況當現代，新舊中西，改良，保守，派別既多，問題尤雜。至於劇本之編製，劇場之設備，劇情之表演。化裝，布景，歌詞，動作，無一不需要深切之研究，而劇院之管理，劇業之經營，更非才力過人，專心從事者不能勝任。林君於新舊戲劇皆有濃厚之興味，深遠之努力。既能批評且能表演。既研藝術，復佐蒲君建設新明戲院，管理及營業諸事備於一身而井井有條，懋昭成績。其天

賦之才能，及對於戲劇之心精力果：至堪欽服。乃生不得志，天不永年。誠戲劇界重大之損失，然吾尚未及知唐甫於百忙之中尚有如此細條密理鴻篇巨製之大著作也。

原作劇名「X光線裡的西施之下」標明，「歷史歌劇」四字，今即就「歷史」與「歌」分析言之。

中國戲劇歷史色彩甚為濃厚，凡家庭，男女，俠盜諸劇，自有其社會的歷史或寫真價值，但編者演者均苦不自知，動輒攀附朝代的歷史如宋代名劇，明朝歷史，漢代名人之類，適足以貽非驢非馬之誚。欲為真正的歷史劇樹一模範，不但舊史本大半附會，即綱目式的紀載，正統式的批評，貞操式的寫狀之所謂正經歷史亦不足為憑。必須先將歷史的紀載，勘入底層。從新甄別，另為確認，然後以戲劇的藝術編製而表現之。唐甫此作於主角西施及其餘重要之人物之身世，個性

，史蹟之遺留，圖書之參証，搜羅之審察，極費心力。有此基本工作，方可以談到歷史劇。而此種工作不但舊劇本所無，即新的編劇家僅泛泛然依照舊書，完成形式又何嘗夢見。即謂改正歷史劇觀念之新紀元亦奚不可。此可重視者一。

中國戲劇，有「歌劇」之目。鄙意中劇雖不全用歌，而歌實爲表現情緒之要素。惜所謂歌者崑腔雖整飭而太拘太板，早成死物。皮黃較爲活動，又苦於音調太少，未能敷用。故新歌劇之創作，成爲改進上重要之問題亦是難得完善的答案之問題。又苦於空論太多，實際工作者少羣言龐雜，而未有發明。唐甫此作，將所有歌調採集衆長，不論是高雅是俚俗。是山歌是法曲，有無禁忌。按劇中人之情境身分而一一支配之。其魄力氣象足以打破一切雅，俗，京，外之陋見，而放光明。此可重視者二。

四

此外，如布景服裝・化裝諸項，均求詳求細處處心血可見。雖以築幅頗巨未能一一細覽。然林君此作，決非爲享名爲營利而爲「爲藝術而藝術」之作，讀者當信其無誤也。

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日

徐凌霄

X光線裏的西施（歷史歌劇）

創作者林卜琳

審定者蒲伯英

第一幕

【登場人物】

漁父王某 年六十歲以上。短髮疎疎，和那豐而且長的髯，都是雪白的。戴破笠。額，面，手腕上，看得出那黧黑枯槁的綢紋裡，還留得有些青黃兩色刻畫了的殘痕（但不要像現行的什麼臉譜）

• 着破爛了的白布深衣（辭源圖可參照）不加緣飾。裳是本色的粗葛布製，白布裏。也破敝了。繫一根藤繩作的帶。着黑色破了的襪履。（履用三禮圖的鳥式）。但是單層薄底。（凡履舄都和襪同色 下仿此），無絢繩純等飾（詳後）——

樵夫施小乙 十七八歲。面貌棕黑色。神氣狠活潑壯健的。披着剪齊了的髮，戴笠。着舊白布露肘露脛不鑲緣的衣。不著裳。蔽膝的褌，（用詩經傳說圖）用本色的粗皮製，也是短短的。麻繩帶。赤足。草履——

老卒周某 五十歲上下。鬚髮斑白。狠誠樸的模樣。戴緇布冠。（照三禮圖周制橫縫者）着白布用黑絹鑲緣的深衣。粗葛布白布裡的裳。爵褌。（丹黃色的皮製）練帶。（用白色的單絹，束成一握約二寸寬。垂下兩尺多長。兩端都橫鑲少許的黑邊）邪幅（用詩經傳說采菽的邪幅圖）黑履。無綯纓純等飾——

老卒陳某 六十歲以下。鬚髮皓白。服裝與周同。皮膚也畫得有青黃色的紋，和漁父一樣——

小卒李某 三十歲左右。服裝與陳同。但額面上的青黃紋更顯。自

腕至肘，畫得有青色的鱗甲——

鄭旦年十六七歲。生得狠秀媚的。纓弁；（用黑色的綢或緞，套髮當頂挽作髻，加簪）。衿纓。（用五采的絲線，結絡以綢。前短後長的，圍在髻下。前覆額，後披肩。但上面要另加別的首飾也可隨意）着素羅白絹裡用紅綿鑲緣的純衣。（深衣式的袍制）裳的質色，也是一樣。（凡婦女的裳色，都要和衣一樣，下仿此）（垂着紅綿的寬帶。（參照二幕內豎）黑履。青絢纓純。（黑鞋上加青色的鼻頭，繞青色的口；鞋面和底相接的牙縫中，夾青色的絲條）——

浣紗女 三人以上。歲數都是十五六。服裝和鄭一樣。但容貌不如——

東施 年與鄭差不多。濃眉；厚唇；寬臉。高鼻。脂粉氣極重。纓

四

簪：著次（披着長和短的假髮作髮髻，另外加些金玉珠翠的首飾）。純衣是玄色絲質繡緣的（白絹裏淺繹色鑲邊）紅錦帶。紅繡花鞋。青飾——

東施女伴 十四五歲。纏簪，衿纓。紅錦帶。純衣是黑色青緣的。黑履青飾。但容色反比東施強——

西施 年十六七，纏簪著次。都和東施一樣。但不另加別的首飾。玄色的純衣要另鑲白絹的邊。紅錦帶。黑履青飾。看他的容顏。要比鄭旦還覺艷麗些。不過神氣幽靜。好像是落落寡合的樣子。

【地點】諸暨，若耶溪上流的苧蘿山下。

【時間】約魯哀公七年春天的上午。

【佈景】舞台上的右方爲大山，巉崖間瀑布潺湲，至山下成溪向左

流。——山前一色桃林，花正開，中有茅屋一角，門自林間斜向外；半掩。稍前，亂石堆砌叢林間；有一條小道斜通到台的正面。——正面怪石數方，嵯峨聳峙，玲瓏剔透，隈以雜花細草；距溪岸約五步以上。——左方也是桃林，林後近怪石有野亭，亭和怪石距離的中間，就是通路，順溪流。亭之前也有小道一條，穿林通正面。——對望隔溪，桃花照水，翠微接天，映着初上的陽光，粲然成了彩畫雕繡的世界。但可惜隱現林巒間的，大概都是些荒村破屋，反令人疑心到後來發見的桃花源裏人家，也只怕是和塵世上一樣了。

【開幕】（漁父王某杖釣竿提籃，自右方林內小道緩行上，到茅屋邊，轉面向門內探望。）

漁父 喂，小乙，小乙，……你今天要是不耕地去砍柴，我們可不

可以同着一塊兒走哇？

施小乙（開門出）王老伯叫我嗎……（漁父應）我今天是要砍柴去的，您等等，我們一塊兒走罷——（即反身入門內）。

漁父 好，你快來，我等你。（因退坐林間一亂石上，整理漁具）

施小乙（取繩杖持斧出，帶關上門，至漁父前，隨尋取地上小石塊，砥礪其斧）王老伯，您早上好——您也真真太勤苦了，比我們出門還早些——按說您這樣高之歲數，應該在家裡享福了。要是生在前朝太平的時候，國家要養老，自然短不了您的豐衣足食，那還用得着像這們勞苦麼？

漁父（感嘆的表情）咳……甚麼叫太平時候，我生來就沒見過，無非書上說的好聽的話罷——再說我家的境況，小乙，你是知道的。你那新取過門的二嫂子，年輕輕的不過剛才十七歲。我那

大孫子，今年還不足十歲。我們一家子，除了耕田種地，忙着過日子：還得要採葛，繅絲，織絹織羅；當那份進貢兒的官差。平常要不是你們隣居大家幫我的忙，單靠這小兒媳婦和這小孫子，幹得了甚麼事。我更要開着白吃飯，不但難爲他們受不了，也對不起你們這些好隣居呀——（起立，欲向左方野亭邊的道上去）

施小乙（狠爲惋惜的神氣）這也是……我那二哥要是不出門，您也不至於忙碌到這步田地哪——

漁父（住立，覺感動着極傷慘的樣子）唉……小乙呀……（唱博子調）爲國家誤盡了，天下蒼生。無非是幫着那幾個人，稱王稱霸：爭地又爭城。我大兒，在夫椒敗仗喪了命。可憐他，寡妻難守另嫁人；（悲介）撇下了眼前的小孫孫。第二子，不夠成年就完婚：是勉強遵功令。（施合）選甚麼教士君子，又要他……

硬折鴛鴦去當兵：（施單續下）顧不了，新嫂嫂，孤零零：怎當那春閨夢裏，陌頭楊柳新。（漁父單接）雖說是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你們隣里多幫襯。官賦差徭，總要我自己來担承。（施合接）似這等，就閉門高枕，睡也睡不穩。（漁父單續）每日裡，還不若倒斃溝壑送殘生：（白）咳……小乙……（施合）那就算國家的養老恤貧——

施小乙（移步向左，欲行又止，回頭問）唉，王老伯：我想當百姓的拿着金錢和氣力去給國家當差，據說這是聖人傳下來的規矩，算我們認了罷。至於男婚女嫁，生男養女，那明明是我們自己的私事。怎麼他們也硬來支配，不許我們自由。這是甚麼道理——
老卒周（肩負小包，手提短棍，神氣極疲勞，從左方溪邊道暗上，見施和漁父對話，隨退入野亭，倚包坐地，漸漸的睡着了。施等

也不覺得——

漁父 是呀……百姓的男婚女嫁，自然是國家狠可以不必管的。但是他們既要管這件事，也有他們的打算哪——

施小乙 甚麼打算？簡直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嗎——他們定的章程，男的二十歲；女的十七歲；一定要成婚。譬如我，明後年要打算娶一個二十歲和我對勁的女子都不成。要不然，不但我有罪；連父母都有罪了。這多們蹩扭哪——

漁父 好在你是父母都不在了的一個人——

施小乙 再說取了媳婦，有了孕，臨產的時候定要去報官，等他派人來看守。看守甚麼？難道我們親生的兒女不知道疼，會讓貓兒狗兒雕了去不成。這些個囉嗦規矩，都是大王從吳國回來才興的。一定是吳國有這些野蠻法子，吳王要逼着我們大王跟他學，所

以我們遭了殃了。唉……敗仗真打不得呀，打了敗仗的人，就得事事聽人家的話。哼……（轉步又欲行）

漁父（扯住施）不是：你弄錯了。這是范將軍和文大夫替大王出的主意。他們因為打了敗仗，傷亡的人口太多。要與兵復仇，第一非先要增加人口不可。所以才定出這些法子來干涉人。老實說一句罷，他們的打算，就是叫我們替他加工趕造那拚命打仗的人，好滅吳國報他們的仇。吳國要是知道他們這報仇的主義，還許干涉他們不准這麼辦呢。這豈是吳王的意思——（杖釣竿欲向野亭行去）

施小乙 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呀……（前扯漁父）王老伯，回來，我明白了。我們這六七年，年年都聽說是吳王要我們進貢。把全國的金玉，珠寶，一批一批的搜括，連標緻一點的女子都搜

去了。我只說真是打敗了仗，吳國逼着他們要這些東西。原來他們是假冒着吳國的字號，來欺騙我們老百姓的呀……可恨可恨……

漁父：你又弄錯了。這些金玉，珠寶，美女，倒的確是進貢到吳國去的。吳國那年在夫椒打勝仗，原是替他們老吳王報仇。我們大王就是他心恨的仇人，打了敗仗，被他帶了去，那時候只要贖得一條命回來，甚麼東西他捨不得答應往吳國送呀？搜括民間來的東西，又不是他自己的，還心疼嗎？

施小乙：照這樣看起了，還是打了勝仗的國家好哇。打勝了別國，別國的好東西好物件，就得恭恭敬敬往這國裡送。只恨我們這越國的百姓倒霉。要像吳國的百姓，多們舒服，多們好的消受——

漁父：你又弄錯了……

施小乙（錯愕狀）怎麼：又是我弄錯了麼？

漁父 自然啦……你以為我們進貢到吳國去的，連人和東西，吳國當百姓的是人人都得有份兒嗎？錯了，不是的。那是專門供獻給吳王和他的左右幾個大臣的。小百姓們怕連看也看不見

囉——

施小乙（現出憤慨的神氣）怎麼：勝仗是百姓拚命打出來的，進貢的東西，當百姓的到看不見。這命豈不是白拚了麼？我只說打敗仗的百姓苦，想不到打勝仗的百姓也是照樣冤。從今以後，我們不要再相信那些甚麼愛國，復仇的謠言，幫人家打傢伙——

漁父 當心些，不要亂說，恐怕有人聽啊——

施小乙 怕誰聽？難道他們打主義要我們的命，還不許我們呻喚嗎？

漁父 不是：你看天甚麼時候了。我們原想早點出門多做一點事，這一陣閒說話的耽擱，倒白費時光了。走罷……走罷——（隨轉身向亭邊順溪的道上去，施從，忽見老卒睡亭內，轉面向施使個眼色，輕輕的疾過亭前下）

老卒陳 小卒李（同負包，提棍，自左方亭前小道上，內白）走哇……走哇——（出林見右方茅屋，陳以手罩額前後瞧，李從後扶陳肩，也企足作探望狀——）

陳（唱西皮搖板）老眼看花何處好——

李（接唱）走過了山陰道，迤邐走這遭——（亭內老卒周驚醒，揉眼坐起，作欠伸狀）

陳（接唱）似這樣的錦繡江山，只剩有春風啼鳥——

李（四下張望，忽見周，拍陳肩，白）有了有了……（以手反指

（唱）看那旁有一個鬍子騷，哈哈……哈哈……（同陳轉身近亭看）（周）起立，負包，提棍，出亭，向陳（李點首）

陳 哦……原來是周老弟，哈哈……

李 哦……周老叔你怎麼也到這諸暨地方來的呀？

周 怎麼，這邊路上，只准你來麼？我還要先打聽你們咧？

（向陳）陳大哥你不是往禦兒一帶出的麼？（向李）你不是往甬勾一帶去的麼？那末，你們怎麼會走到一塊兒呢？

陳 我本是往北道去的，因為訪了許久，也訪不着一個像樣的女子。我才折回這南道兒來。不想在山陰道上就碰着這小李。（指李）他也是往東去訪不着一個美人了，才折回來的。我想這些個地方，要是長得標緻一點的女子，怕都是這幾年，一批一批的選絕了種罷？

李（向周）您這一晌走的那些道兒，遇着了別的夥伴沒有？您自己訪得怎麼樣哪？

周 我前幾天繞太湖邊兒一帶走，遇着好幾班人。也有訪得了，就報明地方官，回去銷差的。也有還在四路瞎撞的。至於我……我告訴你，本來就懶心懶意未有正經幹，還會撈得着一個人麼？（放下包裹，倚棍立，陳李也將肩包隨放下，陳右李左兩旁立）

陳李（同）你爲甚麼懶心懶意，不正經幹呢？

周（牢騷狀）咳……這件事呀……我本來就；（唱二黃原板）不大滿意——每日裡，荒村野店，踏破鞋兩隻；（陳李合接）不過就尋花問柳；（周單續）無非是擄掠民女，強奪民妻；把人民作犧牲，去維持那政府的成立——（陳李合接）依你的，該當是，作何較計——（周單續）回朝去，裝聾作啞硬銷差；給他個，滿

不聽提——（陳李合接）范將軍，文大夫，考查成績他要問，訪的美女有幾位；姓甚名誰住在那一鄉；還是那一邑——（周單續）那就回他，四境之內，滿目瘡痍；除了那孤兒寡婦；再無人，配受那，翠繞珠圍——他二人，如果有，報仇雪恥，救國安邦的正當主義——難道說，就憑那賴玉溫香，麝脂花粉，去滅強敵——像這樣，不但是，有傷國體——也未免，教那些，習流行伍，（陳接）教士四萬，（李接）君子六千（周續收）一個一個，醜透了鬚眉——

李 周老叔：您這話倒是不錯……但是依我想，就有一樣難啦——
周 有甚麼難處？你說說……

李 老叔啊……（唱西皮原板）強權之下，講甚麼正義公理——爲民討命，也不過與虎謀皮——（陳合）你和我，既都是奉命差遣

事不由己——他君臣，陰謀詭計，管他是和非——（李單續）縱不貪，有功之賞，真言無忌——（拍肩，白）喂，老叔……（合唱搖板，李喘作手勢）只怕是誤了差，一家人的飯碗問題——（變色作躊躇狀）唉……這也難……誤了差，必然革職，眼看着一家人就得要挨餓……

陳[可不是嗎，這也是要靠人吃飯，未有法子，憑良心說，誰願意當這個差事呢？

李[（向周作手勢，神氣頗揶揄）羅……這個買賣要緊，別的甚麼仁義道德，都是騙人的名詞，您哪——

周[（瞠目略望二人，少頃）據你們這樣說：這飯碗問題難解決……就逼得我……咳（決計的神氣）隨着你們走罷——

陳[不必着急，（指右方）我們走這西邊村裡出去。但凡有人家的

地方，都留心瞧瞧。或許碰着一兩個好的，也說不定——（同負包提棍，欲往右方林內去。陳前，周次，李後）

李（目注林內，忽猛拉陳周退，低聲，）陳老伯，周老叔，慢走……你看前面不是一羣女孩兒來了麼？

陳（俯身罩額望）是的……不錯——

周那裏頭，准就有好的麼？

李（拉陳周）不管他，我們藏在這（回手指左方）東村的樹林裡面去，讓他們大大方方的出來。好仔細看一看——（三人同向左方林內下）

鄭旦（同浣紗女各提紗籃，自右方林內上，合唱小放牛調，按詞意作勢舞蹈）忽忽紅日上三竿，若耶溪邊，若耶溪邊，處處花開遍。那村姊妹來得早，那村姊妹來得晚，山深路僻，鳥語風喧；

占領了春光無人管。行來一路晴沙軟，手挽手，互相牽，一樣羅衫不著棉。你來幫着我，我來幫着你，香纓披著肩；錦帶往上拈；羅裳莫遮住脚尖；帶踏青去把紗來浣。不教那催官絹的人來翻白眼——（唱罷，互相笑樂，隨意住立，動作）

浣紗女（衆同）（向鄭）鄭姐姐……你瞧我們西村施家的夷光姐，怎麼他一個人這時候還沒有來，該不是又病了罷？

鄭 不見得又是病了罷？先前有他打柴的爸爸在，他還忙得個不得了。如今單剩他一個，自然更忙。我們先浣我們的紗，一面等他就是了——（同提籃向左方亭邊道路去，回繞至怪石之背，面溪坐地，作浣紗狀）

東施（顰眉捧心，扶女伴肩，從左方桃林小道上，唱銀絞絲調）
春來閒悶又閒愁，說不出的滋味，一陣陣上心頭。懶織又懶繡。

(女伴接)出得門來微開一氣溜。東村到西村，試把蛾眉鬥，(東續)可恨俗眼不識閨中秀；(女伴接)扭捏腰肢，楊柳般兒柔。(東續)就你知道我，不肥又不瘦。我的妹妹呀？(女伴合)是風流本是天生就；是風流本是天生就——

東(住立向女伴)妹妹：你去瞧溪邊玩紗的都是誰？鄭旦和施夷光他們兩人在那裏沒有，找得來同我聊聊兒——(隨手忙腳亂，作整理釵裙狀)

女伴(應，由怪石透空處向溪邊望，少頃，轉身)這會就有鄭旦和幾個人在那裏，施夷光倒沒看見。我先把鄭旦他們幾個找來好不不好哇？

東是鄭旦麼？他那面孔也對付着可以陪我玩玩兒。但我總想把夷光那個丫頭壓倒纔痛快，可惜他今天沒有來。那末，將就了罷。

你就先去找鄭旦他們來——（女伴應，由亭邊路轉到怪石後）（東狀同前）

女伴（在怪石後發聲）鄭旦姐姐，你來得早哇？你們大家都早來

啦。——

鄭旦 妹妹，早哇，你一個人來的麼？

女伴 不，還有我們東村的施大姐姐……

浣紗女（衆同）你今天不浣紗嗎？爲甚麼空着手兒來呢？

女伴 我們東村的施大姐姐，他說今天悶得狠，要我陪着他玩玩兒，

囉（由怪石旁往外指）他不是在那裡麼，教我來請你們大家和他

玩一會兒去——

鄭旦 歇息一會兒也好。（隨起招浣紗女大衆），你們暫且都把紗

放下了來呀……（唱小上墳調）莫怪游春伴不多。（女伴前引

，繞亭邊道上，衆隨，和），一寸光陰，一寸絲羅。（東迎近前，挽鄭手，單接唱）我今天和你怎消遣。（衆合續）踏青莫要過

山坡——

東（隨挽衆略前數步，三卒空着手暗繞自亭背後偷望，東作勢接唱前腔）你看我的鞋襪，（衆合）花堆絮。（東）你瞧我的裾衫，（衆合）時新作。（東捧心介）你我瞧如此，（衆合）酸梅顫。○（東支頤含笑狀）你看我這般，（衆合）梨花渦。（東）還有一樣就算我：我的姐妹呀……（衆合）橫波一顧蹙雙蛾。（東再三搖頭送目）（衆鼓掌狂笑，隨意散立，三卒仍是暗暗退下藏了，大衆俱不覺得）

鄭像我們那西村裡的人，男的都要耕地，採葛，女的都要織絹，浣紗，倒沒有一個像姐姐專門有這閒工夫高興的啞——

女伴 我們也不過是隨便偷點空兒散散心。要是成天都像這樣，那國裡進貢的葛，羅，絹，都去向誰要哇？

鄭 我說呢，都是一個國裡的人，那有忙的只管忙得個要死，閒的就好像要上天啦。閒着的也公然一樣是穿衣吃飯，或許還比那忙着的吃得好穿得好些。那末，那專門忙得過日子的，豈不是太冤，當真的，就要算天地特別生成的一副賤骨頭麼？

浣紗女（同向鄭）得了，不用聊了，東村施姐姐，今天這麼好的打扮，我們也開了眼啦。天不早了，讓他們姐妹兩人多玩一會兒。我們先去罷——

東（前攔）不哪，我不怕鄭旦妹妹罵，我倒不是忙得要死的人。我家裡要進貢的葛，羅，絹，多半都是花錢去買的。你們也不忙在這一刻，索性到東村我家裡去坐坐，等我把新近作的針線活計

，都給你們瞧瞧，好不好哇？

浣紗女（衆同）我們可就攔不起您啦……而且紗還在溪邊咧——

女伴 不要緊的，那溪邊浣紗的地方。是向來沒有外人去的。就同

他（指東）去坐一坐，不要掃了他的面子——

鄭（無奈，笑向浣紗女衆）那末，就多耽擱一會兒罷……

東 女伴（作勢向左引合唱前腔）休把青春白拋過。（鄭衆合接

）兩岸桃花似雨落。（東女伴）流水溪頭人不到，我的姐妹呀。

（鄭衆合）串門商量針線活——（同由左方林內小道下）（三卒

仍負包提棍，繞至亭邊道路上）

李（回首猶向林內作遠望勢）陳老伯，周老叔，您都瞧明白了沒

有哇？我看他們叫那個鄭甚麼姐姐的，雖說是小人家的樣子，他那丰姿和容貌，可是那一羣人都比不上。我一路來，就沒遇着這

麼好的。您二位覺得怎麼樣？

陳周（同）不錯，不錯，是好——

李得着了這一個，就可以抵抗他們選的幾百個幾千個了——

周那裡就能夠算得着了。你只聽說他姓鄭，你還不知他家是不是就在這西村裡。最要緊的是更不知他許過了人家沒有？怎麼辦啦！

陳好在他們的紗籃還攔在溪邊。一定要回來的。只是大家都看了勁兒，等他回來再打聽他就是了——（李不住的東張西望）

周這地方的風俗，倒也狠樸實。紗籃攔在溪邊，也不怕人偷了去——

李（忽又指西村）（低聲）喂……你們二位再瞧瞧，那又一個來了哇……我們還是躲開。索興把包裹東西，都放在這樹林內藏好了等他出來好方便的再細瞧罷——（三人仍由左方林內小道下）

西施

（狠幽淡的神氣，提著紗籠，紗籠腔遠地遊，自右方林內小道，按詞意動作）苧蘿山下。村舍多幽雅。料無人，肯嫌孤寡。但怕東風。把桃花嫁。趁天晴溪邊流紗——（隨放下紗籠，略整裙釵，向亭邊道上緩行去，白）你們都是那幾位姐妹在這裡呀……（徑至怪石旁，側望無人。即退一步作詫異狀，復後進再略望，決然轉身，低聲自語）怎麼……紗籠都還在這裡呀……（略徘徊，向左右林內探望，再稍前行兩步放下紗籠），哦……不是採花，定都是一塊兒踏青去了。（隨現出感慨的神氣，唱南梆子）（三卒暗自亭後探望驚喜的不得）（西唱）官家貧絹見人攤。貧賤女兒那敢閒。有人有錢的姊妹們；都去踏青結成伴。單剩孤雁似的我；飛去飛來不合班。實只望春水溪邊；帶把愁腸流。那知道落花無語，相對更爲難。似這等倒不如，回家還織絹。

杜鵑聲裡莫開籬。——（提籃轉身，正想往右方林內小道上回去）。（三卒急上）

陳 喂……姑娘請回來……

西 （驚轉回身，見狀頗形倉皇，目注三卒，隨勉強鎮定）你們這些人，是喚我嗎？

陳 是的……請問姑娘你貴姓……（李一旁作諸種驚喜狀示周，周攔）

西 我……我……我姓施……

陳 你家就在這西村麼？

西 （神色略定）是……不錯呀……你們要是來催那進貢的葛，羅，絹的，就請到村裡去——（轉身欲去）

陳 是不是，你站着。我要問你，今年多大歲數了。你家中都還

有些甚麼人——

李 (急插言) 問他有了公婆家沒有。要緊……要緊……

西 (顏色陡變，手弄紗簾，張皇四顧，狀甚窘)。這……這是問

我嗎？

周 姑娘不要害怕害羞，我們並不是害你的人。

李 (作色追問) 快說快說……

西 我……我要先問你們啦，既不是催取葛羅絹的，要問我這些事情，究竟爲甚麼呀……

李 (急進，遮其歸路) 你不管我們問你作甚麼，你要不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惡聲) 今天你就不打算要回去——

西 (窘極若無地自容)，(漁父提魚，施小乙肩柴，正從亭邊道上來)(西撒紗簾，急奔漁父前，扶其肩) 啊呀……伯父……

漁父（驚惶）呀……甚麼事，甚麼事……

施小乙（努目視三卒，三卒漸側轉立左方，西扶漁父從小乙身後漸側轉立右方）（施置柴擔場之中）你們這一夥人，預備作甚麼呀——

李作甚麼呀，告訴你也不怕你。不過你得先叫他（指西）告訴了我們，我纔肯告訴你——（施回視西，正欲問）

漁父哦……你們要催進貢的葛羅絹，他也沒有把葛羅絹帶在身邊啦。走，走；到村裏去說罷——

陳周（同）老丈，我們倒不是爲這個……（忽左方桃林內有笑聲），（三卒回首略退讓），（鄭旦，浣紗女，東施，女伴，同自林內小道上，見西狀，急前相扶）

鄭旦（衆女同）夷光姐，怎麼啦——

西（回復安詳，指三卒）他們這夥人，我一個都不認識，突然把我喚住不讓回去。問我今年多大了，有了公婆家沒有哇？你看他們這是甚麼意思……

施小乙（勃然更色）這是甚麼話，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女伴爲西拾取紗籃交西）

李（急向）甚麼話，好話……（周攔）

陳（向漁父）老丈，我明白告訴你罷。只因吳國的大王（衆注意）現在造成了一座姑蘇台，我們范將軍和文大夫商量，打算再要選些美貌女子進貢過去，在那姑蘇台上去伺候吳王。所以啓奏大王，派了我們好多個人，四面八方的來尋訪。可憐我們尋訪了好多日子……

李（鞋都跑破了幾十雙……）（周攔）

陳 好容易纔看見他們兩個（指西和鄭，鄭却退變色）

女伴（向浣紗女衆）我們去替大家把紗拿來罷（衆應，即自亭邊道去取紗。西鄭立東施後）

陳（接前言）打算問明白了他們。好恭喜他們入選啦？

東（急前）你們選美女，也得問問我呀？（西鄭拉住）（李隨意

插白）

陳周（同）這也總算他們姑娘的宏福到了哇——

施小乙（憤不可遏）住口（指三卒）胡說……（作勢用撲燈蛾調

）年年選美女進貢，選美女進貢。他們要討吳王的好，自己的妻女早夠用。爲甚麼又拿別人去填空，憑空的自送。他們自己是昏酒迷色，把那吳王也當做大飯桶。滾，滾，滾，快滾去，別處任你搜尋訪，苧蘿村姓施的是決不容，決不容——

李 (作輕視狀) 怎麼？我還沒瞧見過你這麼利害的咧？你還有王法麼？你姓施，你是他的哥哥，還是弟弟呀？專門替他保鑣嗎？

(女伴和浣紗女，各提紗籃自亭邊道上，就西等前)

施小乙 (怒極)，(磨拳擦掌即揮女伴等) 快去村裏叫人來。打死這些個擄掠民女的強盜……

漁父 (力攔) 不要着急，不要生氣……

李 怎麼啦……你敢……你敢……(回頭四圍尋找) 我的棍子呢……

……(陳周拉住)(東施和女伴過去，往左方林內推)

東 到我們東村去罷……

施小乙 快滾快滾……滾……

李 (猶自勉強掙扎，回向施) 好小子，不要兇，明天就叫你瞧我的——

施小乙

(急取柴斧，作勢前砍李，漁父力攔，東等將三卒力推)

西施

(和鄭等驚悸欲仆) 啊呀……(向右方林內下) (幕落)

第二幕

【登場人物】

女御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人。歲數都在十八九左右。纏弁：著次。（但是除用鳳冠垂珠作步搖外，另想加別的首飾，也可隨意）着玄色纏袴的緣衣。（緣與純同）都和前幕的東施一樣。披鬘領。（用單綢或紗，繡黑白兩色的花，鑲朱紅色的邊，像現在的雲肩似的）蔽膝的鞞。也是玄色。縹帶。（二寸寬的白絹，自結紐以下，內外兩邊通鑲黑色）。黑履。青絢纏純。但戊己庚辛，外面要罩上皇舞的羽衣首飾。和西施一樣。

節服下士 四人。年約五十歲上下。鬚眉長短黑斑不等。戴無旒的玄冕。此外玄袞，赤鳥，朱鼓，素帶，全和夫差一樣。（詳後，又三禮圈節服氏係裘冕，不能用）——

節服徒 一人。年歲，衣飾，全和虎賁一樣。（詳後）——

旅賁下士 十六人。（或八人四人均可）歲數都在二十以上，三十

以下。戴爵弁。（形似冕，但頂平無旒而色赤。三禮圖可用）着

玄端。（玄色絲質，無采畫的衣）雜裳。（前玄後黃的綢或絹製

）爵禪。緇帶。繡屨。（淺絳色）黑絢纓純。一半人拿着戈；一

半人拿着盾。（戈盾用詩經傳說圖）凡行動和站立的時節。都非

常的威武，整肅——

吳王夫差 年近四十。短髭。魁梧的身軀，充滿着驕恣跋扈的神氣

。第一次，戴十二旒的冕。（三禮圖的解說無誤，但圖樣當取辭

源）着九章的袞服。（三禮圖不可用，辭源所列禮書通故的圖，

式樣對而畫有差。蓋周制凡冕服的衣，都要玄色的絲質。不過袞

之衣五章。是要用五色雜畫一升一降，都是卷首的龍。再畫山；

畫雉：畫半環式的火；畫虎；和那形似猴而尾長，鼻向上而頭有岐成蒼黃色的雌。其裳四章。是要用淺絳的色細葛布，以五色雜繡水草，白米點；刃白身黑的斧形；半青半白的兩個已字相背式，或一個亞字式的紋。詩經傳說的九四或繡裳圖可參用）終辟的素帶。（白絹製，四寸寬。朱裏，圍腰和結的處所，通鑲朱。下垂的兩端，通鑲綠）朱韞。（紅色的皮製。即詩經傳說的蒔，但畫山畫龍畫火的紋當取三禮圖）赤舄。黑絢纓純。拿着鎮圭。（用三禮圖）帶劍。不佩玉——

第二次：戴冠弁。（玄色的絲質。式當從三禮圖張鎰圖制的委貌）着緇布衣。（黑色的粗麻布）白絹裏不繡的裳。素帶。白舄。

黑飾——

虎賁下大夫 甲，乙，兩人。歲數都在三十以上。戴無旒的玄冕。

着元端和旅賁一樣。但黻裳。（淺絳色的細葛布，單繡半青半白，兩已相背的紋）繫辟垂的素帶。（色質，寬，都和夫差同。但圍腰不鑲，只鑲結鈕以下至垂的兩端，外用玄，內用黃色）素釋。（白色的皮製，單畫山）黑舄。赤紵纁純。一人拿着斧。一人拿着鉞——

太宰伯嚭 年近六十。鬚眉斑白。還筋強骨壯似的。戴九旒的冕。除衣不畫龍畫山。韍只畫山畫火。其餘的繡裳。素帶。赤舄，黑紵纁純。都和夫差一樣。執笏——

內豎 甲，乙，兩人。都是十五六歲。着黑麻布的長衣。通鑲紅錦的邊。垂的寬帶。也是全紅錦製。爵韞。頭上用采絲束髮作兩個髻。週圍披五采絲結的纓。（和前幕鄒旦同）黑屨。但用青纁純。無紉——

大夫王孫雄 年四十左右。短鬚。爲人頗精明強幹的樣子。戴皮弁。
（淺毛黃白色的鹿皮製。三禮圖的式樣可用）弁的十二條縫中，
每縫均用朱，白，蒼，三色的寶玉三粒作結飾。着白麻布衣。
白絹白裏的裳。素帶。素鞶。就和虎賁一樣。白屨。黑飾。執
笏——

車徒 四人。年歲，衣飾，全和旅賁一樣。兩人用五采的繩子，手
挽着四個小輪，朱漆而不用轆轤的車。車內設采畫的褥墊。（參
照後面佈景中屏風下的坐位）車上用五采的羽毛作頂蓋。象鳳凰
形。（三禮圖的車蓋可參照）兩人拿着用白絹畫五采雲的遮扇。
下面也垂着五采的羽毛作穗子。（三禮圖有髮形可參照）常夾隨
在車的左右——

西施夫人 年華比前幕約長四五歲。更是多愁多病的樣子。頭上著副

舛。(似後漢書輿服志所說的步搖。就和現在的鳳冠也差不多。舛的兩旁。再各懸着一橫排的垂珠墜玉當耳。也不必限定六道)。緯衣。(玄色，絲質，纏袖，袍式，白絹裡。都和前面女御的綠衣一樣。但另用白緞子刻作雉形。加畫五色的羽毛，相間成文的綴於衣上，三禮圖和辭源可參照)黻領。(就在領上繡黑白花，和女御單披的不同)大帶。(玄色朱裡。朱綠終辟)韠同裳色；裳同衣色。不繡不畫。玄舄。黃絢纓純。但頭上要加戴用白羽垂覆的首飾。衣外要另罩用翡翠羽毛作的裝束。均不限定式樣——

【地點】吳王館娃宮裏的響屧廊。

【時間】約魯哀公十一年秋。有一天黎明時候。

【佈景】就台上靠裏的深處。自右至左，假設爲一平線——從平線

的左端爲起點，向右作十度的斜面，爲高約七八尺的赭色宮牆一道——又從斜面宮牆的中間爲起點，作四十度的斜面向左，作爲迴廊的陽面——自宮牆之右端，至廊的陽面之左端，全台上的空面，恰成爲一百四十度的鈍角形——陽面的廊，寬約四尺。雕楹畫柱，金碧輝煌，極其精麗。兩旁均有白石雕刻的短欄杆。可以隨意的靠坐。當這廊的中間，有八角形的亭子。額篆響屨廊三字。亭的前面有石階三級。亭的裡面三方，都懸着帷幕。中列絳色似展的屏風一，畫雲。並用五色的毛羽，作成鳳凰形載其上。屏下正中，設坐位一。（即用細蒲草編的厚椅墊子五層，用白色的絲織品，四週鑲純，上層的更加畫五采雲；週圍並垂五采的繯子。）左右各設一雕畫雲彩的几。——陰面的廊靠宮牆。牆上有各式的玲瓏窗戶都透空，可以望到牆的外面——廊裡的地下，雜植花

草——廊前兩旁，陳設些銅鑄或石雕的龜鶴獅象等類——廊的右方，半截宮牆之中，有一大圓門。向門裡看去，有白石雕的淺欄杆。欄外浮着半枯半萎的荷葉，夾些荻花蘆葦。荷葉外的一片白水。遠接對岸山脚下的沙磧。這門內的景色，先藏在前台的陽光底下，看去模糊不甚明瞭。後至龍舟經行水面，再注意的看，始毫髮畢呈——又宮牆上面的空間。可以望見對岸山上，青松赤楓間的巍峨殿閣無數——牆右端及廊左盡處，大梧桐數株，樹葉都是半黃欲落了——

【開幕】（女御甲，扶女御乙的肩。斜靠在廊亭內的檻欄之間）

女乙（回過頭來看看女甲）姐姐：你剛才說夜裡吃的酒，此刻也醒清白了，又不是困了。那末：你不言不語的纔想些甚麼心事呀？

女甲（冷笑）憑空的我有甚麼心事要想，就是你會胡猜——

女乙 不是，大王還不知多早晚退朝來。我們就像這樣白痴痴的老

等着麼？

女甲 你說幹甚麼好哇？

女乙（含笑起立）這麼吧，我來唱個歌給你聽聽……

女甲 好哇，你唱甚麼歌呢？

女乙 我來唱……（稍作沉思）

女甲（急搶白）慢來慢來……我來就在這個地方，先學學西施夫人唱一個給你聽。你看像不像？

女乙 那末：好極了，你就學給我聽聽……

女甲 你得來扶着我呀……（乙前扶甲作勢，即在廳內按詞意往來舞蹈的唱，不和音樂。但是一下脚，自然有唢吶的聲音應在底下

四四

〔月出東山高，月裡嫦娥，偷着把人瞧。〔乙合〕笙歌散了，就剩他窗外牀前，還是和人鬧。〔甲單接〕羞得我羅帶難解，羅帶難解。〔乙單接〕怎樣魂銷，怎樣魂銷。〔甲單接〕待索興把錦帳閉了。〔乙合〕又怕他妒在心梢，恨在眉梢。〔歌舞畢，隨意坐立，互相大笑〕

女甲 好不好，像不像哇？

女乙 我聽，我看，都是好。怪不得常聽旁人說，太宰是狠賞識你的——

女甲 〔陡作羞赧的神情〕胡說……

女乙 可是要叫大王聽了看了，還不一定是說怎麼樣咧？

女甲 得了，我倒不想那天鵝肉吃——

女御丙，女御丁 〔急自廊內的左端上〕〔同白〕哈哈……怪不得

你們是想吃天鵝肉哇。我們聽着唱的聲音，就猜着是你們兩個人——

女甲（指乙）這丫頭他等得不耐煩，只好陪着他瞎湊的混一會兒，要說別的希望是……（俯頸低聲）喂啲……那不傻了麼？

女丙，丁（同）說的笑話玩兒，別多心——

女丙（隨着說）你瞧我們兩人，老早不就在那井邊等。怕的是西施夫人起來了，要照水梳妝。也還不是白痴痴的等得不耐煩麼？

女乙 你們今天說要等他起來了梳妝，還只怕早得狠咧？

女甲 你沒瞧他昨天晚上吃多少酒，此刻還不定醒沒醒啦。好在大王上朝去了，還不乘此機會，多睡一會兒嗎？

女丙 真也是……可不難爲他。大王昨天晚上特別的高興，硬拉着他弄多少個玩意兒，鬧得多早晚啦……

女丁 我說常常要像這麼鬧，也該有個討厭的時節——

女甲 不……要老是一個樣的玩意兒，或許有個討厭的時節。你未
想這宮內宮外，山上水上，該有多少個亭台樓閣，畫舫龍舟。除
了越國和我們本國的各種玩意兒不算。這兒甚麼鄭衛的歌；那兒
甚麼荆楚的舞；又甚麼秦晉的爭缶；新近還有齊國的女樂。五花
八門的，今天這裡這樣；明天那 那樣。各處隔不兩天，又另外
翻出些新樣的花頭。不說沒有個厭。要是那一天沒有個鬧的，那
清閒日子，他們還過得了嗎？你不看大王東征西蕩，就專爲想把
別國的好玩意兒，盡都弄到我們這宮裡來……

女丙 是了，所說昨天晚上，西施夫人歌舞的那甚麼醉遊仙。也不是
新近翻出的新花樣嗎？可憐我們連詞句兒都還有的未念熟。也跟
着瞎起鬧的湊熱鬧——

女乙（向甲）那末，姐姐：你都該是早會了的。此刻沒有事，你就教給我們姐幾個，練習練習。你說好不好哇？

女丙丁（同）對……（向甲）好姐姐，你就偷着空兒。仔細的教給我們一回吧——

女甲 那這廊子裏面可不行，此刻也沒有舞具……要不就地下去吧。就用人舞的手和袖，比個樣兒試試看……（衆同下廊，一字排立，甲東乙西，丙丁居中）你們說的醉遊仙不是……（衆應）來呀……跟着我……（唱琵琶調正宮普天樂，按詞意舞蹈，甲先唱）彩雲開，黃金殿。羣仙赴，瑤池宴。幢幡下，鶴舞龍眠；穆天子，駐蹕山巔。（衆合）想金波玉盞，瓊壺倒綺筵。醉醒乾坤滿眼，人世何年。——（甲單唱）蕩天風，穿雲漢。翔鸞鳳，歌鸞燕。董雙成，樂奏鈞天；許飛瓊，妙舞流連。（衆合）想金波玉

盞，瓊壺倒綺筵。醉醒乾坤滿眼，人世何年——（甲單唱）惹衣香，天花濺。動歸思，塵寰念。馬如飛，電掣金鞭；回頭處，暮靄蒼烟。（衆合）想金波玉盞，瓊壺倒綺筵。醉醒乾坤滿眼，人世何年——（唱畢，互相樂笑，隨意靠立）

女丙（向丁）再有這樣兩回，我們也差不多，該可以熟了的

女乙（向甲）我說姐姐，是這宮裡的各樣歌舞。你全都知道的麼？

女甲 大概也差不多吧——

女丙丁（同向乙）你又傻了，剛才說這宮內宮外，多少個新舊玩意兒。他那一處，那一回，不跟着大王和西施夫人去。看也要看會，聽也該聽熟了——

女乙（向甲）那末，我要單唱一個給你聽。看你知不知道是甚麼歌？

女甲。好哇，你唱你唱……哦……對了。你原來就說是你要唱的……

女丙丁（同）那末，你就單唱呀……

女乙（笑着臉的）好……你們聽聽……（不和音樂，隨意舞蹈的唱）南山有鳥，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疹，殛命黃壚……

女甲（急攔）不用唱了，這我知道了——

女乙 你知道是誰唱的歌呀？

女甲 這是我們宮裡，紫玉公主臨死的時節，唱得給韓重那個小子聽的。他就爲是想要嫁給韓重不能夠，纔害那相思病死了的。我告訴你們，要是這宮裡沒有人愛上你們，你們也不要學唱他那個

五

歌兒，幹嗎，單好學這個，還怕相思病害不死人麼？

女丙丁（同大笑）哈哈……好吧……還是你們姐妹兩人，就在這

裡談談吧——

女甲乙（同）怎麼啦？

女丙 我們要回到井邊去了——

女丁 回頭西施夫人要醒了去梳妝，怕趕不及——（挽丙手入廊）

女甲乙（同）再待一會兒，不要緊的……

女丙丁（回頭作勢）不……再見吧——（仍向廊左端下）

女甲乙（同上瞠目送，復隨意的坐立廊欄內）

女乙。姐姐：你剛纔說的那紫玉公主的事。聽說大王昨日已經派人

把那韓重拿到了哇？

女甲 拿到了，該怎麼辦呢？

女乙 說他胡言亂道的，敗壞了公主的名譽，已經將他斬了首示衆。并且還吩咐甚麼掌禮的官，要派些甚麼，女祝，女巫。預備着好些個豐隆的祭禮，去到公主的墳墓前，招魂祭奠。你瞧大王總算是疼愛公主的，這公主死得該夠多麼冤哪？

女甲 不對……大王要真正是疼愛他的女兒，怎麼不就讓他女兒去嫁給韓重呢？

女乙 唉……這你說的又不對了。韓重他是個貧賤人家的子弟，要是把公主下嫁得給他，豈不是玷辱了國體。大王的面子，怎麼好看呢？

女甲 (冷笑) 這世間上的男和女，兩下真要是對了勁兒，當中還得顧那個的面子嗎？那末：聽說西施夫人，還是人家越國一個賣柴的人家裡的丫頭，大王怎不怕玷辱國體，像現在這樣的寵愛他

呀——

女乙（沉默一會）這也巧……你瞧那越國進獻過來的女子，該有多少哇？怎麼大王他瞧着別人，都不順眼呢？

女甲可不……就是前年同西施夫人一批來的，那個鄭旦姑娘，那個看見不說好哇。聽說他也是和西施夫人一樣，在越國還專學過了兩年的歌舞，纔一塊兒進獻過來的，不知怎麼偏不喜歡人家，叫人家也和紫玉公主一樣，不知是想誰就想死了……

女乙再說我們本國在這館娃宮裡的姐妹們，要說是專學過了幾年歌舞纔來的，也有的是呀。就像姐姐……

女甲（急攔）不用提我了，又來胡說……

女乙不知大王的眼睛裡。怎麼樣瞧的他……就好像他單是天上少有的「殺呢」（內忽作鐘鼓聲）

女甲 聽聽……大王退朝來了。不用聊了，伺候吧——

節服 (徒舉着十二旒的太常旂。旂應用赤色的絲質，直幅。正幅約長七尺，旒長與等。幅的上截，畫日月星斗，下截和旒，各畫一頭向上，一頭向下的交龍。竿頭有鈴中四旒挽作結。下士左右各兩人。每人連兩旒牽在一手。隨徒自右方之外先上。經由廊亭前，繞自台口的左方，向右排立)

旅賁 (分執戈盾，隨節服上。經由廊亭前，繞至右方的宮牆下，盾前戈後，整列爲兩排，面向台口。都十分的莊重，嚴肅。)

夫差 (內唱花臉腔的西皮倒板，跟上)，尊王定霸擁江東。(虎

賁甲乙，分執斧鉞跟隨着)(女甲乙下廊迎着夫差歛衽跪拜，退立節服前)(虎甲乙徑趨廊堦的左右)，(夫差中立，接唱快板)如火如荼，百戰雄兵氣貫虹。威振中原，桓文不足重。伐齊救

魯，凱旋館娃宮。——

伯嚭（急自右外上，趨近夫差前。鞠躬）參見大王——

夫差 免禮，（伯立夫差右，面左）（夫差向女甲乙），你們先去

通報西施夫人，就說孤王已經退了朝。（即以圭交女甲，女甲跪

受起立）現時在這裡，還有事要命令太宰，看他到了那裡，再叫

人來通報孤王就是……（女甲乙同鞠躬應，上廊向左端下）（夫向

伯）孤王叫你跟着進來，是要命你去看看伍子胥……他是當朝的

上大夫，列國諸侯派遣來朝的使臣，也多有知道他這個人的。怎

麼今天當孤王這臨朝受賀的大典，他偏偏故意的缺席不到班啦。

伯嚭（冷諷的神氣）他就不缺席，也沒有他的好處，所以他應該

不來——

夫差（急而且重的語氣）他自己沒好處，也得顧國家的體面呀。

難道別人都不缺席的，就全是專爲自己的好處麼？怎麼說不到，還是應該的呢？

伯誥 唉……他自己顧不着面子，還管甚麼國家不國家呢？大王想……他當初勸先王去伐楚國，原不過爲是替他父兄報仇，替他個人出氣。後來同大王去伐越，那就算白幫了忙了。這回伐齊，又不是爲他的事。而且反叫他要對不住自己的朋友，和兒子。他今天那還有臉的來呢？

夫差 怎麼？先前好多人，不都說他是孤這吳國裡的忠臣嗎？要據你這一說：就算是真正的忠臣，也無非是拿着國家替自己作面子的……那末，看起來這國家要是對於那一個人，沒有直接的好處，這國家不就簡直的可以不要了麼？但是你說他，還要對不起他的朋友和兒子，這又是怎麼一回事？你說說……（隨上廊亭內，

靠几坐蒲墊上。

伯嚭（稍近堦前）唉……伍子胥他和齊國的鮑牧大夫，兩個人先就是狼要好的朋友。後來聽得孔聖人的門生端木賜，來勸大王去伐齊，他就滿眼的瞧不起聖人了……

夫差 哈哈……他公然敢連聖人都瞧不起了麼？

伯嚭 是呀，他以爲聖人也無非是結黨營私，專想保全自己的地盤，白拿着人家的國家去作犧牲的……

夫差 對嗎？別人的國家，就只許專供他一個人玩兒的——

伯嚭 他也是想顧全他朋友的交情啦。所以勸大王，不要去幫魯國打齊國，儘拿着怕的越國來報仇的話作面子。大王不肯聽他的。反要命他到齊國去下戰書。他覺得這個面子太丟大了，所以把他兒子名叫伍封的，同時也帶到齊國去……

夫差 帶他兒子去，有甚麼關係呀？那就不算丟面子麼？

伯嚭 （直着兩跟，看了看夫差）大王……怎麼就忘記了哇？他本來是從楚國跑到吳國來的，就不與他再從吳國跑到齊國去麼？先把他兒子拜給鮑牧的名下作養子，巴結巴結呀……一面又好把吳國的軍情，隨時的報告給人家。他不算吳國的忠臣，還不想通款投誠的，去作齊國的功臣嗎？那曉得齊國偏偏的打不贏，他又在朋友面前白丟人，而且還不好意思，再去要回他的兒子……駝背翻筋斗，他總算一頭都不着……

內豎甲乙 （自廊左端上，見夫差屈一膝請了安）啓大王，西施夫人，現在井邊梳妝候駕——

夫差 知道了——（隨起下廊堦，內豎仍肅立廊內，夫揮節服）你們先退去吧……（節服鞠躬舉旗應向右外下）（夫向伯嚭）哼……

怪不得他老說孤王的眼光，只讓西施夫人一個人擋着了……開口閉口，總是要孤王專門去提防這東邊的越國……原來他是想借着這個空兒，去照顧那北方的齊國朋友……那末，孤王還要先問你呀……

伯嚭（假裝恭順的樣子，却退·鞠躬），着……着……

夫差 你既知道他這些個假公濟私，賣國欺君的事兒，怎麼早不言語拉？

伯嚭 臣也是新近纔打聽出來的……（隨作諂笑的神情）況且大王平常待他是恩重如山，多少事他都是桀驁不馴的，大王也寬恕了他。臣想這次啓奏大王，（瞧瞧夫差）難道就能夠把他怎麼樣嗎？

夫差（勃然大怒）豈有此理……（唱快板）這幾年，他惑亂人心專造謠。（伯接搖板）都只爲吳越親交，撈不着毛。（夫唱快板

（孤念他，總算是兩朝元老。（伯接搖板）早忘了昭關難過，還想往齊國逃。（夫唱快板）似這樣，賣國欺君；分明是大逆不道。（伯接搖板）再要不懲辦，怕糟羔，難免有風潮。（夫唱快板）就命你，向他說：伐齊有功；何以他阻撓。（摘佩劍在手）（伯接搖板）要他交出了兒子，（夫改唱搖板收）這屬鏹，就將他饒——（以劍授伯）

伯嚭（捧劍鞠躬）領旨……

夫差（轉身，揮旅賁）你們都跟着太宰去……（旅賁同屈一膝請安應）（夫又向虎賁）你們單在這裡，伺候一會兒……（虎賁應和旅賁同）（夫隨上廊亭內，還回頭瞧着伯）哼……豈有此理……
（內豎引向左端下）

伯嚭（候夫差下了，仗劍轉身，仰天大笑，又回頭向虎甲乙）你

們二位瞧，老夫最後的手段怎麼樣？

虎甲 伍子胥他平常也有好多人向着他的，可以方便的地方，太宰無妨還是方便一點纔好……

伯嚭 二位呀……（唱四平調）想老夫，只有那子胥反對。留他難免，許多是非。這一次，辦他個賣國之罪。（極得意的表情）那有個大膽的，敢來問誰……唉咳……敢來問誰……（揮旅賁）走……（向右外同下）

虎乙 （隨意行動）喂……大哥……（嚮甲）伍子胥那條老命，本來早就在太宰手心裡。這回剛剛又拿着他假公濟私，賣國欺君的好憑據。我想就是把他殺了，也該沒有人說冤枉的……因為他拿着國家，好像似專門替他們家裡辦事的一個機關。不是爲他爸爸，哥哥，就是爲他的朋友，兒子。那有這麼便宜的呢？

虎甲 咳！伍子胥這個人，本本是陰險刻薄。要照君王和國家這一面看起來，當然不能容他這桀驁不馴，三心二意的……

虎乙（懷疑）什麼？要不照君王和國家看，他就不該死麼？

虎甲（不平的氣概）哼……你要知道，要拿忠臣的道理，去批評伍子胥，那算是完全錯了的……可是你說的這假公濟私，和賣國的事，須得別人都不是這個樣。他一個人纔死得不冤啦？（指顧兩旁，及背後山上）你瞧瞧……就這館娃宮，是那裡的呀……

虎乙 大王特爲西施夫人建造的呀，你沒有聽說就這響簾廊，這樣精緻的工程，還是一夜之間，就趕造成了功的呀——

虎甲 所以呀……當初大王起了傾國的人馬去伐越。不也是和伍子胥一樣，說是要報殺父之仇嗎？報仇的結果，送了多少百姓的命。可就是落得他現在一個人享福了……這就不算假公濟私……再

說太宰，他先和人家越國的文大夫，也是朋友。得了人家的多少金帛子女。一個勁兒勸大王要同越國講和。不也和伍子胥勸大王不伐齊是一樣麼？那就不算賣國，不算欺君……

虎乙（瞪目結舌，想辯又沒有話說的样子）這……

虎甲 我更要老實告訴你一句話吧：世間上無論甚麼東西，有了這一面，自然就會有那一面的。因為有了君王和國家，自然就會有那欺君賣國的人。不過世人都都不大肯像伍子胥那麼彰明較著的賣。所以這君王和國家的價值，纔越是珍貴了的。要不然，那個還要去假借他的勢力呢？你如果要說假公濟私的是有罪，那末：君王和國家，他本身就算是教唆犯罪的了。怎麼，單說伍子胥一個人該死呢？

虎乙 這個……

虎甲 這個甚麼呀……這個你差不多明白了吧？

女丙丁 （同自廊左端上）喂……你們二位纔聊什麼呀……（丙扶

丁肩靠在欄間，同虎乙眉目含情似的）

虎乙 （招女丙丁）好姐們，你們來得好，我們兩人瞎聊的正不得
開交。來吧……說說別的開開心……

女丁 不……我們來是有事的——

女丙 大王和西施夫人，這就要上龍舟逛玩花池去的。命我們來盼
咐你們，說是別人進來沒有緊要事，都不准通報。要是太宰來了
，就讓他自己直接進去，到玩花池的釣魚台候駕。知道了沒有哇
？（挽丁手和虎乙目成，轉身欲下）走吧……（高興的）我們也
要跟着到玩花池兒去了啊——

虎乙 （搶到廊欄邊，急想伸過手去拉着的神氣），喂……喂喂……

……不要走……

女丙丁（大笑，急下），哈哈……（虎乙還用手招，遠遠的還聽得着笑聲）……

虎甲 噓……噓……瞧你這個眼饞的色鬼……莊重點吧？

虎乙（含笑轉身）這你又不明白了哇？人家倒不避迴你，你老是假充正經的細着個臉皮……這館娃宮，就原是專爲這些事耍得玩兄的。你要是活動一點，難道還沒有太宰那個糟老頭子吃香麼？

虎甲 咳！他們這都是六宮裡，什麼夫人，九嬪，世婦們，百十來個人裡面擠出了班。多少年不知輪不輪得到一回。纔來同我們胡吊的……我瞧着他們可憐。得了……得了吧。（向宮牆圍門內指）玩花池就在這裡面，龍舟到了，瞧得見的。單聽聽他們都是些甚麼玩意兒，還開心些——（遠聽宮牆內有絲竹聲）

虎乙 聽……聽……來了來了……看看吧——（同近靠宮牆門左右，向裡看去，圓門內頓放光明。好像台前的陽光，都被他吸收進去了。遠遠的就望見有龍舟二艘，金碧輝煌，映射水面，由左向右。從絲竹聲裡，聽得清白是漢調西皮搖板）你看他楊柳腰肢體態輕。好似那神女巫峽化行雲。顛倒得那君王，魂夢不定。一曲陽春，在枕上溫——

虎乙、大哥：你知道這唱的甚麼調兒……

虎甲 這還是老玩意兒。這是老王當年和伍子胥伐楚的時節，帶回了好多個楚國的宮女來，傳下的這個調兒。是不是就叫白雪陽春呢？

虎乙 聽他再唱看……（內唱梨花大鼓）日出泰山滿天紅。比目的魚兒，一對一對，遊戲在東海中。西海又飛來了那比翼的鳥。好

多的麒麟鳳凰，口銜著芝草；和那萬年松。自古得道的君王，七十有二個。那一個不來把，這泰山封——

虎甲 這分明又不是白雪陽春了……

虎乙 是什麼呀……

虎甲 哦……是了……這就是齊國的女樂。新近打贏了齊國齊國進獻過來的——（此時龍舟已抵右端，被宮牆遮蔽得看不見了。台前依舊恢復了先時的陽光）

虎乙 怎麼未聽着西施夫人唱呢……又只怕臨時的發了什麼心病吧？

虎甲 你知道他是先唱了，還是要後唱呢？上面的玩意兒還多得狠。可惜走遠了，就都聽不見了——（忽同乙向右方望去，仍各歸廊堦左右立，故作整肅的樣子）

旅賁（內白）走……（分執戈盾。就原道上，繞立原處）

伯嚭（捧劍上唱四平調）到今日，纔銷却心頭恨。奉王旨意斬仇

人——（轉身向虎甲乙問）你們二位，知道大王此刻在那裡……

虎甲 大王剛才逛玩花池去了。可是已經傳下話來，說太宰來了。

就直接請到裡面，玩花池的釣魚台去候駕——

伯嚭 哦……是了——（向宮牆圓門內下，旅賁即左右站開，讓出

門道來）

虎乙（向旅賁）你們衆位到伍子胥那裡，看是怎麼樣了哇？

旅賁（衆同）伍子胥他自刎了——

虎甲乙（同現驚愕狀）哦……他倒是自刎的……（衆應）

虎乙 咳！不錯……不錯……倒底總還算英雄……

虎甲（更憤激的表情）哎哟……人家他先本是肯賣楚國，纔成的

名囉……沒料到這回要賣吳國，可就賠了血本了……你看他專門會拿着君王和國家，要得玩兒的人。結果：這一個人倒底還是跳不出君王的手心，和國家的圈子去……咳！君王……國家……葬送了多少英雄啊——（全場沉默無語了一會兒）

王孫雄（內唱二黃倒板）長槍大刀。破不了饑寒陣。（自右外上，接唱梨板轉原板）最可恨，衆百姓，不安分，吃盡了，樹的皮來草的根；水旱災荒，鬧到了宮門。軍士們，還難得，這天廚御膳，一盞半碗，殘汁冷羹。就有那，閒糧米，誰能夠白養饑民。——

虎甲乙（同前迎）王大夫進來了……

王孫雄（轉身見介）哦……二位呀……大王此刻在那裡，請你們替我通報一聲——

虎甲乙（忽遲疑的同有難色）哎呀……這個……大王有話傳下來了呀……

王孫雄 哦……（懷疑的）有甚麼話……（急問）大王說甚麼呢？

虎甲乙（同是遲遲的）說今天只讓太宰一個人進去……別人沒得緊要事，都不准通報的……

王孫雄（定了定神）就這個話嗎？那末我是有要事來的……而且就是現在刻不容緩，急於要解決的問題呀……

虎甲（向乙）怎麼樣？太宰已經是先進去了，或者大王要和他說的話，已經完了，也算不定。王大夫既有緊要的事，那末，就請你進去通報一聲吧？

王孫雄（向乙）好……勞駕勞駕……就請你去一下……

虎乙（仍略遲疑）你的事兒真要緊嗎？

王孫雄 國家和人民的關係，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事兒……

虎甲（催促）你就去吧……就是想常在裡面跑跑的……

虎乙（轉身正要進門，忽却退，聽得門內有男和女的大笑聲……）

（太宰已經轉來了。等等著，先問他大王還是不是在釣魚台——

伯誦（內白）哈哈……再見吧……（空手含笑的自圓門上，先左

右聽旅賁）你們全都在這裡嗎（衆應）好……好……

王孫雄（前迎鞠躬）太宰早來了——

伯誦 早來了……王大夫有事嗎？

王孫雄 還不就爲那饑民起闕的事兒……

伯誦 嗯……（神不屬王的）大王和西施夫人，此刻怕還要到採香

徑去逛吧……（向旅賁）你們都再同我去一蹓……（急揮衆）走

……（旅賁整隊向右外下）（伯正欲跟去）

王孫雄 請太宰慢一步……（伯轉身）太宰今天何以這樣高興。帶

着這許多旅賁，到那裡去吓……

伯嚭 怎麼啦……你還不知道嗎？

王孫雄 我不知道爲什麼事……

伯嚭 （得意的表情）伍子胥他賣國，大王命我已經把他宰了……

王孫雄 （猛然的震驚無措）是的麼……吓……那末：又帶着這旅

賁他們，到那裡去……

伯嚭 （冷笑）伍子胥臨死的時節，他說大王，儘想和中原各國去

爭雄鬥霸，全不妨那肘腋之下的越國來報仇。要把他的眼珠子挖

了出來，懸在東門的城樓上，單瞧那越國，不久總有來滅我們吳

國的那一天。我把這話回奏了大王……（大笑）哈哈……大王說

：偏不准他那麼看……就命我再帶着旅賁他們，去把他碎屍萬段

了，拋在大江之中去喂魚……你說這可樂不可樂……哈哈……

王孫雄 咳！我說他人已經死了，也就算了吧……他當初鞭打楚平王的屍身，到如今好多人還說他不該的。我們又何必尤而效之。對於他已死的屍身，還是這樣殘忍的處治呢？

伯嚭（瞪着兩眼）怎麼你也來了這一套哇？剛纔西施夫人，當面勸大王，差不多和你說的一樣的話。還碰了大王一個大釘子呢？你又來貓哭耗子假慈悲……（拂袖向右外下）

王孫雄（癡呆似的，直着兩眼瞧他去，半晌不作聲）（圓門內忽噹噹的響）

虎甲乙（肅立）大王出來了……

王孫雄（猛轉身向圓門內看去，內豎甲乙，恰引夫差上，王孫雄急鞠躬的退至左方。內豎右側侍，夫差中立，王孫雄又進前一步

，肅拜）參見大王——

夫差 你此刻進來，有要事嗎？（隨向內甲）去……先把鳳輦叫來預備着……（內甲應，向廊左端外下）

王孫雄 啓大王。今年國內各處地方。不是水災，就是旱荒。百姓們五穀不收，到處都吃得是草沒根的樹沒皮了……今天乘着大王這慶賀戰勝的大典。那宮門外（作勢極力的形容）扶老携幼的，不知道有多少哇……都在那裡起鬨，要請求大王開倉放糧的賑給他們。守衛的人，揮斥了他們多少回……都全然不肯退。到後來是人山人海，可越來越多了哇……

夫差 （不屑理會的）哼……哼……虧了你的……

王孫雄 （鞠躬捧笏卻退）着……着……

夫差 這麼點子事，值得這樣大驚小怪麼？多派幾個軍士去彈壓就

是了……

王孫雄 臣和展如將軍，本是這麼辦啦，就把今天，參列閱操典禮的隊伍，滿都調了來。不想他們當初還橫衝直撞的，開了一回轟……到後來那些饑民可惡。瞧見兵士們來了，還是滾也滾不動……爬都爬不開……順便騎在地下，儘給兵士們墊了馬蹄子的，倒可是不少……但是不大功夫，所有的兵士們，忽然的都整隊下了馬……放下了兵器……白痴痴的盡都呆站着……空着兩支手兒，瞧着那地下一堆堆的饑民……再動也不想一動了……

夫差（沉重的喝道）那就沒有人指揮他們嗎……

王孫雄 展如將軍還自己跑向前去指揮呀……那想得兵士們向他說：你是作官的，這饑民裏面，大概沒有你們的親戚朋友，父兄子弟。要開轟你自己去……我們也是沒得飯吃的百姓出身。不能自

家去殺自家，同是一樣要飯吃的人……展如將軍瞧見這個神氣。說怕的饑民和兵士們勾結，發生甚麼危險啦……所以特令臣來請大王的旨意，看是應該怎麼辦的……

夫差（氣噓噓的，面紅耳熱，大聲喝）沒有用……（王孫雄鞠躬卻退同前）見了幾個赤手空拳的餓肚子百姓，就沒有法兒施展了……要是遇着了長槍大刀，強弓硬弩的敵人，該怎麼辦啦？什麼危險……胡說……（車徒兩人手挽着鳳輦，兩人手拿遮扇夾隨車的左右，和內甲自左外上。即停列左方，排立，向夫請安）

王孫雄（捧笏，鞠躬無語）

夫差（隨向內甲）你們在這裡待一會兒……候西施夫人來了，就請他一個人先到採香徑去等孤王——（揮虎甲乙和王孫雄）走……到便殿去，把他們帶兵的將軍們，全都叫進來有話說……（王

孫雄前引，虎甲乙從，向右外下）

女御（甲替西施拿着一把用五采的羽毛紮的似羽扇而較長的皇。和用五色的帛條，紮的似馬尾帚的帔。乙拿着五隻有柄的長雉尾，提五隻笛子。丙抱琴，提着簫。丁抱笙，提着手中搖的小鼓。前引西施自圓門上。戊，己，庚，辛，各拿一柄五采羽毛的皇跟着。）（內豎前迎請安，和女御都分左右侍立）

西施（唱二黃搖板）強解愁懷，濃妝承旨意。（向右看去，好像瞧得着夫差的背影兒似的，又回看鳳釐和廊內，接前腔）大王何在，莫是我來遲——

內甲 啓夫人，大王和王孫雄，到便殿有緊要事去了。留下了話，說請夫人就先到探香涇去等大王——

西施（冷笑不願意的表情）是嗎……明說不高興同我一塊兒去……

……那也不要緊啦——（隨作猜疑狀）嗯……是了……（向內豎）你們快把一個人，暗地裡跟到前面去瞧瞧……看有甚麼事，再來告訴我——（內甲應，向右外下）（西向女甲乙）只怕就爲殺了伍大夫，滿朝的文武臣，有個什麼反對的表示吧？

內乙 啓夫人，小臣知道，並不是爲這個事兒……

西施 那天還有什麼別樣事兒，這麼要緊啦？

內乙 聽說是現在有好多個饑民，在宮門外起闖。調兵士們去彈壓，兵士們也不聽號令了——

西施 （猛現出驚惶的樣子）成了這個樣子嗎？那外面一定是饑荒得狠利害呀……先怎麼免不了百姓們今年的賦稅……現在怎麼不開倉放糧的賑給他們啦……反調兵去示威幹嗎？

女甲 倉廩裡面，大概也沒有多餘的存糧了吧？前幾個月，就聽說

越國早鬧了饑荒。我們把好多存糧，不說是都借給越國去了麼？

西施（皺眉捧心發着愁）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呢？

女乙 夫人這又不和剛才勸大王不該殺伍子胥是一樣的……多餘耽些憂……反正我們這宮裡，吃不完的珍羞；穿不盡的絲羅。管他外面那些個不相干的幹嗎？

西施（發急）喂，……你那裡這不懂事啊……（唱二六）絲羅衣，要那百姓滴着血汗去織和織。珍羞味，也無非細着那百姓的肚皮，搯出來的膏和脂。莫看這珠宮貝闕，每日裡顛鸞倒鳳樂無比。我們多一份揮霍，百姓是加一道愁眉。倘再要水旱成災，饑寒交逼，怕他哭也眼無淚。宮廷內，就有得獨吃獨穿，良心又怎麼——

內甲（急自右外上）啓夫人：大王正在便殿裡，點兵派將……說

要命大將展如帶領紅旗軍一萬：去到那邦城去築城……

西施（冷冷的不以爲然的樣子）嗤……去築城……

內甲 又命王子姑曹，帶領黑旗軍一萬：要到射陽湖的西北方去開溝……

西施（懷疑的）怎麼？還要去開溝啦？

內甲 再要命胥門巢，帶領其餘的白旗軍。先到豪亭那個地方，等着大王去會魯侯和衛侯……

西施（發急的表情）又什麼魯侯衛侯的……那饑民的事呢？

內甲 聽說饑民的事，另外再想法兒……先趕快把那不聽號令的兵士們，都調出去要緊……

西施 這是誰的主意？

內甲 小臣聽得大王，自己在那裡講的……

西施 就沒有一個人諫阻麼？

內甲乙（和女御同）伍大夫死了，那個還敢說話呀……

西施（猛現驚惶的）呀……（沉默了一會，又蹙眉捧心）（唱二

黃搖板）築城開溝，會甚麼魯衛侯。那軍民的饑寒勞苦，他是全不在心頭。要這樣驕奢無度，濫用威權不放手。怕成了那楚靈王

第二，日暮途窮，無處把身投——

女甲 那末，此刻也不必在這裡研究了。這些個舉動，既是大王自己主張的，或許有他自己的道理，和不得已的苦衷……我說請夫人先還是到採香徑去等大王到了再說。別要一個人在這兒空着急了……（向車徒）來……你們把鳳輦拉過來……（左方站的內豎女御，都轉到右方，立在西的背後，車徒將車稍移近廊堦之前，外向）

西施（將想上車，忽又轉身）探香徑麼……不……不去了——

女甲（揮車徒）那末！你們先把車拉過去……（車徒應，拉轉車

向左右下）（女御內豎，各復左右原位）

女丙丁（同）我說請夫人就改到錦帆涇，百花洲；或是鬥鷄坡，走狗塘去……叫人另外通報大王就是了……好不好您啦？

西施咳！（蹙眉捧心，搖首不語）

女乙可我又要開口說話了。倒不如簡直回宮，我們都陪着夫人，吃酒去解悶……您看怎麼樣？

西施（瞧瞧自己衣飾，猛然像神經觸電的，拂袖唱西皮倒板）世間上誰把女流會當人。（隨向左到右，廻旋的在內豎女御前，走幾個圓場。把羽毛的首飾摘下擲與右方的乙，羽衣脫下擲與左方的甲，戊己庚辛忙向前扶。西作勢後仰，五個人連臂的作半圓形

排在中間)

女戊等 (同) 夫人不要太着急了……我們都不好受哇？

西施 (昏沉似的接唱反西皮原板) 專拿着歌和舞，(女御全合) 去開他的心。(西單接) 國事朝政(女御全合) 那許人談論。男女有別，總算是天地不仁。(西單接) 怎能夠，無貴無賤，人人都平等。(女御全合) 怎能夠無富無貧，四海一家華夷也不分。(西單接) 我本是受過了國家栽培的飄蓬斷梗(脫手作勢走圓場，戊等各退歸左右。西近廊堦，中立悲介) 飄蓬斷梗……喂呀……(內豎女御，全場猛現驚惶的向西環跪，合唱搖板) 請夫人回宮院，保重莫傷心——(西拭淚轉身，正裏上廊的樣子)(幕落)

第三幕

【登場人物】

越王勾踐 年約四十七八歲。尖嘴，長頸，幾根疏疏的短鬚。滿臉現出奸險的神氣。戴韋弁（丹黃色的柔皮製。式和前幕的王孫雄同）弁的每縫中，都用五色的寶玉十二粒作結飾。衣和裳及邪幅，色質也和弁同。素帶終辟，和夫差一樣。白鳥。青綯繆純。不用鞵。佩劍——

戎右 一人。年二十以上。自頭及肩，披着剪齊了的髮。戴胃。（應從詩經傳說闕宮的圖）頂用銅色，掀唇作鍍色。着丹黃色的甲衣甲裳。（即照辭源圖也可）同色皮的長靴，不用邪幅及綯繆純。佩劍。負弓矢。拿着戈——

戎僕 拿着一根長馬鞭。其餘的年歲，甲、胄，長靴，披髮，佩劍

負弓矢。都和戎右一樣——

卒長 甲，乙，兩人。年均二十以上。戴無結飾的韋弁。其餘衣裳銕帶都知前幕的旅賁一樣。但屢去絢纒純，不用鞶。披着剪了的髮。佩劍。額和面上，畫些青紅兩色的紋。同拿着畫虎頭的騰牌。一個兼抱着鐸（從三禮圖）一個兼夾着兩根鼓簫——

女御 甲，乙，兩人。年歲，衣飾，都和前幕的女御甲乙一樣。但衣，裳，鞶的顏色是黑的——

舌庸，苦成，皐如，三人。年均五十以上。髮眉斑黑不等。戴三旒的冕。衣，裳，鞶，帶，烏，都和前幕的虎賁一樣。執笏——

南林處女 年二十以上。頭上挽兩髻，和前幕內豎一樣。又兼披着其餘的髮，和女御一樣。身上披着雜色的羽毛。下身圍着豹皮。全不拘衣裳的形式。着虎皮的長靴——

將軍范蠡 年近五十。黑髯。韋弁，韋衣，邪幅，素帶，白舄。都和勾踐一樣。但裳是白絹白裏的。各弁的縫中，只用四采玉四粒作結飾——

伍長 四人。年均二十左右。不弁不冠。頭上披着短短的髮。額和面上畫些青紅兩色的紋，着丹黃色的布坎肩。襟向左扣。前短後長的白布裳。沒有綯繩純的白鞋子。露出兩臂兩腿，畫青色的鱗甲。兩個人拿着矛。兩個人拿着戟——

吳大夫王孫雄 年五十一二。黑髯。不弁不冠。散着不綰的髮，反垂在臉邊下。衣，裳，帶，鞶，舄，都和舌盾一樣——

大夫文種 年六十左右。鬚眉斑白。韋弁，韋衣，白裳，白舄，邪幅。都和范蠡一樣。但弁縫的結飾，只三采玉三粒。素帶與舌盾同——

越王夫人 年四十左右。搖翟青鳥。（自首飾以下，都和前幕的西施，不加皇舞的妝束一樣。但顏色都是青的，刻雉的絲質，也是青色，青帶朱裏，白絢纒純）。外面另罩上白單紗的褰衣——

吳宮女御 至少四人以上。年均三十左右。服飾同前幕的甲乙丙丁一樣——

西施 年三十一二歲。頭上著纒而不髻。髮反垂和王孫雄一樣。不用別的首飾。着絲質玄色纁褙的緣衣，連譚，裳，屨，都和本宮的女御同。但纁領大帶。要照前幕本妝——

【地點】吳國的姑蘇城外。

【時間】魯哀公二十二年十一月，有一天夜裏的三更以後。

【佈景】儘靠台裏的右邊，約佔台面寬度四分之一以上，露一直角的城牆。橫面廣而直面狹。由城上望去，城內高大的宮闕，都照得

着半截。白，赤，黑，三色畫日月，畫熊虎，畫鳥隼的旗旗。半斜半捲的，都露在梁口內。城下有些沒皮的小樹和荆棘——台的中心，是一排大松栢。下半截大概也都沒有皮，枝葉上還堆得有霜雪似的。最靠外邊的一株，約在城前三尺以上——從大樹栢下看去，城外是一望無際的平野。枯木槎枒中，滿是軍隊的兵車和帳棚。棚外就地掘的土竈，還是煙火相連的，在那凍雲如墨的空壓之下。更現出光耀如白日。各處綠色的旗幟。有畫熊虎的；畫鳥隼的；畫龜蛇的；也有本色不畫，和用白色鑲邊不畫的，還有篆教士兩字，君子兩字；和篆習流行伍各兩字的。干，戈，矛，戟。都閃閃有光。——大樹的左邊、近台口的一角，就地起尺餘高的壇。壇上露有黃色絲質的平頂幕帳之一面。偏向台外。豎兩支戟在兩旁作門。帳內鋪草韃兩層。——帳左豎綠色九旒畫交龍

的旂一。(旂和前幕的太常相似，但上截不畫日月星斗，單畫交龍，下面的旒垂而不結)，帳右擺一個鼓架，吊一個四面都可打的鼓——勾踐屈肱的睡在草褥上。卒長站在鼓架旁。戎右站在龍旂下。都狠莊重的面都向着城。戎僕則拔劍儘削樹上的皮——

(開幕)(勾踐在帳中坐起，喚人)來呀……

戎右，卒長(同應)着……(卒長不動，戎右近帳前)

勾 昨天晚上叫那舌庸，苦成，旱如，他們三位大夫，去傳那慰勞三軍的旨意的。這時候怎麼還沒來報告哇？

戎右 此刻天還未亮，早得狠咧，再待一會兒看——

勾 哦……天還早哇，(狠困倦似的，作呵欠，仍舊躺下)(戎右退立原處，仍向着城)(戎僕抱着削的樹皮住帳後下。隨後上削樹，往來不息)

女御（甲抱着羔羊裘，乙用盤托着金盃玉爵，同唱搖板，自帳後上）年年苦戰兵未休。不破姑蘇，怎解大王愁——（由卒長前繞至帳下，跪白）啓大王：夫人說此刻雖天亮，還遠狼咧，叫請大王暫時的披上這羔羊裘；吃一兩盅溫暖酒，好擋擋這半夜三更的寒氣——

勾（揉眼坐起），（女御斟酒遞上），（勾接在手中將要吃似的，忽左右看看戎右卒長，即刻將酒又放來，揮兩女起立退開。隨出帳向兩女作怒容）。誰要夫人他這麼慚記孤王的……他可不在國內去料理宮中的事，偏要跑到這前敵來，假仁假義的慰勞軍士。那末，看那個軍士，究竟的得着他什麼好處了？哇好……他就專曉得慰勞孤王，什麼羔裘……什麼暖酒……難道他就不知道這十多年以來，孤王總是嘗膽……臥薪……和那士卒們同甘苦開慣了

的……要像這一來，讓別的軍士瞧見了。豈不就得疑心孤王，好像一個人在這前敵，也還是養尊處優的……那不顯得這十幾年以來的營胆……臥薪……分明都是騙人的假話了麼？哼……不懂事的……拿回去……（女御同俯首無言，抱着蒸裘酒具，慢慢的向帳後去）（勾再想回到帳裏的樣子，可順便的偷眼瞧瞧卒長戎右，他們都還是整肅的面向着城。好像沒有聽見甚麼似的）

戎僕（看見了女御下去，和勾踐的神氣，隨以劍入鞘，進前）啓大王：這兩三天各軍的戰馬，都聽說是沒有草料了。到處連樹皮都啃得個精光。（指樹）大王不瞧瞧麼？像大王帳裏臥的這薪草，臣看現在就簡直的可以不用了。何妨就暫時的把他剝了，先充充自己這眼面前，幾匹馬的飢呢？

勾（難得說是不願意的神情）嗯……可不是麼？孤王的大軍，豈

壁清野的圍了他這姑蘇兩三年。你瞧他這個地方，年年又是五穀不收的。當這種寒冷的天氣，那能就容易得着那許多充分的草料呢？那末：你就先抱得去，餵了他，喂喂馬吧——（戎僕應，入帳捲草纔出，抱往帳後下）（勾）看着他去了，轉身望着城上出了一會神，又轉面向戎右）咳！（自語）一百步已經到了九十九步……他戰又不戰……降又不降……

舌庸 苦成，皐如，（同自帳後上）（迎向勾鞠躬）參見大王——勾 哦……你們三位都來了……昨晚上午你們到中左右各軍，傳旨去慰勞他們的。怎麼樣了哇？

舌 啓大王：左軍是苦成大夫去的；（苦鞠躬應）右軍是皐如大夫去的；（皐鞠躬應）臣傳的就是中軍。所有這累次攻城戰死的將士，都叫他們收埋得在一塊。等到破了這姑蘇回國以後，一定

是要調查他們的親屬，從重撫卹的。其餘凡在這郊外，和先到那笠澤，一連三次都打過了勝仗來的兵卒。從先打贏仗的那天起，各人都免他十年的賦稅……

苦成，皐如（同）那幾千習流，行伍；和那幾萬教士……

舌 這中軍的君子六千……

苦成，皐如（同）聽得大王和夫人，待他們是如此的厚恩，人人都感激的了不得……

舌 都說要不能替大王報了仇，雪了恨，那就都情願誓死的不回國——

勾（得意的神情）好……好……須得如此……孤王看……（稍沈思）這麼吧……你們還得分途的趕快再去傳一令……（舌等鞠躬應）所有三軍的將士兵卒，要是家有父母在的，都讓他們回去盡

孝吧。再有三兄四弟，「共都在軍中的。讓他們自己挑一個願意回國的回去……別要都死在這裏絕了種。其餘那眼目昏花，和那精力不足的，也不要他們在這兒瞎混……總之凡是留在這裡的人，都要那真是存心敢死的……簡直說吧：就叫他們完全的都不要打算活着……如有一絲一毫怕死的情形，或是那一點兒事，不聽號令啦，就將他砍了腦袋兒號令三軍。還把他家裏的妻室兒女，或是發賣：或是充公。去……去……你們就分途再去，傳這個命令吧——

舌庸，苦成，畢如，（同鞠躬）遵命——舌（隨唱搖板）爲國捐軀，原是那軍人的本等。（苦畢（合接）那一個敢忘君父仇，撇下妻子，還想活得成。（勾單接）孤待這衆三軍，總算是仁至義盡。（舌（等合，隨唱隨往帳後退下）誰要知他不該死，也不得來當

兵——

勾（向戎右）戎僕喂馬的，怎麼樣了哇？你去看看，叫他趕快套

上車。這天快亮了，孤王要到右軍文大夫那裡有事。也或許還到

左軍范將軍那裡去（戎右應，正想前繞鼓架旁，往帳後下）

卒長（忽向城上瞧）那不是甯林處女來了麼？（勾轉身，戎右也

止步，同向城上看着）

處女（自城上一躍而下，向勾鞠躬）大王萬福——

勾 姑娘辛苦了……你探聽他那城裏的動靜怎麼樣啦？

處女（指天畫地，手舞足蹈的講）啓大王……（勾隨着他說的話

，諸諸連聲，隨現出各種驚喜憂疑的神氣）他那城裏，真是糧完

米盡了……好多個老弱殘兵，都躺在地下，不想站起來。聽說夫

差的意思，總還想鼓勵那城裏的百姓，要和大王背城一戰。來決

一個最後的雌雄……可是他最愛的那位西施夫人，再三的不贊成。說那又要枉冤送掉好多人的性命，就算能夠打贏了，死的人還能活麼？只要大王不耀武揚威的，念着報甚麼仇……雪甚麼恨……屠殺那滿城無辜的百姓啦。那就還是來投降的高。夫差的心裡，雖不願聽他這個話……可也真是再沒有別的法兒來打了……因為兵丁和百姓，那一個聽說是還要打仗的話。都不聽號令的起開，給他個滿不答應。照這樣看起來，大王成功就在這早晚了。我也要告辭還山……

勾 呢……不行不行……現在他這個城總還沒有破。還要你全始終的幫忙……再說孤王也還要重重的酬勞你呀……

處女 大王！（迴旋翾翔的隨舞隨唱）（吹腔）我本山野人，不知禮和法。今日的吳越，轉眼是一家。用不着長槍短劍，只願把人

殺。就此辭王駕，山之巔，水之涯。幕天席地，穿不盡的鳥獸皮，吃不完的魚和蝦。什麼富貴榮華，我看都是萬惡栽根結的花。

君王從此無患難，哈哈……哈哈……誰敢妄貪天功，擾你一杯清

淡茶——（唱畢，縱身樹秒，躍躍而去）

勾（向卒長）拉着……拉着呀……

卒長（同上前想拉也來不及，互相推諉）（甲）你怎不拉……（

乙）你怎不攔啦……

勾 咳！成功不居，有這樣的巾幗英雄……（和大家還看着那樹秒

出神）

范蠡（內唱西皮倒板，自城右小樹之外上）（拿戟的兩伍長跟着

）天地人事正相參……

戎右（向勾報）范將軍來了……（勾剛剛的轉身）

范（帶着伍長迎向前鞠躬，即接唱快板）恭喜大王把心安。（勾接唱）莫不是城中有變亂，喜在何處，快說根原。（范接）那夫差到今日親離衆叛。內無糧草外無援。特命那王孫雄，前來請和開談判。（勾接）孤王要一莊一伴從頭算，決不輕放寬。（范接）他現在帳前聽呼喚。（勾使喚調）就將他……（范合轉搖板收）押過來，盤查一番——

伍長（同壯聲的答應）着……（向右外下）

勾（轉中立），（戎僕自帳後上，立其左。戎右前進轉身立其右）。（卒長同轉身向右）（范前進右立向左）

伍長（四人戟前矛後，同押着王孫雄，偏袒右肩牽着「隻羊子自右外上，大聲的通報」王孫雄到……

王（望着了勾踐，把羊交伍長，理理那反垂在臉邊的「綰長髮，

低着頭趨進勾前，跪（外臣雄，奉了寡君夫差的使命。特來參見

大王——（隨叩首）

勾
(狼注意的表情) 王將軍：你不在你們貴軍中料理軍務，來見

孤王何事？

王。啓大王：原先老天爺降禍給敵國，寡君夫差，在會稽得罪了大王。現在可被大王三戰三勝的，一直追到這姑蘇城下，圍困了兩三年啦……這城內的軍民人等，早已是死的死；亡的亡；所剩無幾了。用不着再勞大王軍士們的駕，親手去殺戮他們。所以寡君夫差，特意的命令臣來求和。說願把吳國的金玉重寶，犒賞大王的三軍。就請大王早一點兒班師回國。那夫差就永遠的不敢忘記大王這成全他的大恩大德了……望大王開恩（叩頭，伏地）

哈哈……老天爺當初也曾把孤的越國，交得給夫差。夫差他是

王（復再三叩頭）總求大王開恩……總求大王開恩……（勾昂然不理）

戎右戎僕（將王摻起，和卒伍長全場一致的催促）去……去……

王〔無奈的慢慢轉身牽羊，低頭長嘆〕咳！〔四伍長同押合向右

外下)

勾 (得意的問范) 將軍：你看他這姑蘇城內，怕的的確確的真是不能再支持了吧……哈哈……孤君臣們果能也有了今日這一天……

范 (鞠躬) 臣當初所說要成功的三個條件。一是占天時；二是得地利；三是盡人事。現在夫差他驕淫過度的背了天道；五穀不收的失了地利；親離衆叛的沒有人和。這雖說是都沒有出臣所料，可這幾種機會。好容易的都湊和到了一塊兒。這總算是大王的宏

福啊——

勾 哎！將軍啦…… (唱二黃原板) 想當年，在會稽，被吳兵圍堵

。(范合) 只求保性命在，那管含羞 (勾單接) 搜盡了全國中，金玉錦繡。(范合) 男爲臣，女爲妾，請把降投。(勾單接) 多虧了，將軍你，患難相從，是三年之久 (范鞠躬) (勾悲介) 三

年之久。將軍啦……〔范合轉反二黃原板〕受的是，人世間，何等凌差。〔勾單接〕〔悲介〕可憐孤，隨吳王，〔范合〕馬前馬後。〔勾單接梁板〕可憐孤，著犢皮；和夫人；執箕帚；〔范合〕蓬首垢面，石室虎邱；那敢怨尤。〔勾單〕到後來，雖說是〔轉慢板二黃〕脫離虎口。〔范合〕要收拾，臨河山，頗費機謀。〔勾單〕可憐孤〔范合〕行七計，秘密嚴守〔勾單接〕可憐孤，〔范合〕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臥薪嘗胆十有餘秋。〔勾單〕可憐孤，〔范合梁板〕勸百姓，早婚早嫁，節富濟貧，出入相友。〔勾單〕可憐孤〔范合梁板〕弔死問生，敬老慈幼，暗練貅貔，〔勾單〕說不盡，生聚教訓，許多苦楚，〔范合轉搖板收〕到西今，纔盼得天從人願，可望報仇——〔文種自帳後上〕

戎僕〔報〕文大夫到——

文（趨向前勾鞠躬）恭喜大王。剛才聽說王孫雄，到了范將軍的

左軍裡求和（向勾）可是答應了他沒有哇？

勾范（同）答應是還沒有……可是要照文大夫你的意思，看該怎麼樣？

文大王：（唱西皮搖板）那夫差，雄才大略，當代少有。霸中原，服齊晉，曾經是威振九州。今幸他三戰三北，只剩這一片姑蘇，其勢也難守。倘若不斬草除根，怕得是反把禍來留——

范對……不錯……我的意思早就如此……可是大王看，究竟還應該怎麼辦啦？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就得趕快的斟酌，好發命令

啦——

勾（躊躇）這個……（拿戟的伍長急自右上）

伍長啓大王：王孫雄還是求和來了——

勾 那末，就把他再押得來，看看情形再說……（伍長應下）（勾向范文）大概總不能輕易的就答應他吧？

王 （用盤捧着夫差的玉圭，加上管籥，符璽，牙璋等類，隨伍長同前上，望見勾，即以盤授伍長，膝行面前，叩頭伏地）外臣雄叩見大王——

勾 哦……王將軍，你又來幹嗎？

王 啓大王：寡君夫差，他自己也曉得是死罪難免啦。可是總想懇求大王開天地之恩。說願照當初會稽的故事，大王怎麼個樣兒對待了他的，他現在也照樣兒伺候大王。只要留得吳國的宗廟社稷在。那就直打夫差的身上算起，所有吳國的男子和女子，都願爲臣爲妾的，隨大王的分配。現在他把他鎮國的主，和全國所有重要的管籥符璽。都一律的交出來。特命臣來獻上，叩請大王查收。

——（連連叩頭伏地）

勾（很滿意的神氣）哼……你沒有問問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呢？

王 大王：（唱二六板）大王何必冤已往。如天之量包八荒。望大王，饒恕他無知狂妄。望大王休較計小醜跳梁。望大王看在那，宗周分上，那太伯是三以天下讓，纔落得這八百餘載，不斷蒸嘗。望大王寬海量，把管籥符璽來收上。這纔是威加海內，德被四方、九州萬國，誰敢再猖狂——（叩頭伏地）

勾（却步，目視范文）這個……（范文均搖頭不可）不行……沒有這麼便宜的……（王跌坐仰面，驚惶失措）你去得了……

范文（和全場同前的一致催促）去……快去……

王（悲泣的再叩頭，不成聲）望……望大王……

范文（同厲聲的）不行不行……去……（戎石等仍將他摻起，伍

長把盤交給他）

王（接盤掩面的大號）哎呀……（四伍長照前押令下）

勾（進前的隨瞧着他去，好像不忍的神氣）（不多會兒，又轉身向

范文）將軍：大夫：孤王現在看到他們這吳國的情形，又未免替他們有點可憐……當初孤王在他這虎邱的石室裡面，雖說是受了好些個凌辱，可他總算是饒了孤王們幾條命啊……孤王現在也就饒了那夫差的命吧？讓他帶了那左右親近的人們，男男女女，儘着兩三百個。就把他送到那兩勾東邊的海島之中去住。讓他就作一個老死的鬼得了……你們二位看怎麼樣啦？

范 大王：（唱西皮原板）適纔間，還說道，受過了多少患難。（

文合）早朝，晏罷，爲的是那般。（范單）這三江，和五湖，怎

能讓吳越共嘗。(文合)難道說，十年辛苦，就一旦拋乾。(范單)勸大王，切莫要，養癰遺患。(文合)我有今日，也怕他，死灰復燃——

勾 (躊躇)將軍你說的道理，自然是不錯……不過他那使臣，再要是來苦苦的哀求。孤王當面，總覺乎難爲情的再要拒絕他了……那末：范將軍，你看該怎麼樣辦的，你就替孤王作主的對待他……好吧……孤王……孤王親自就暫且避開一會兒……(范鞠躬應)(勾轉身慢慢的要往帳後下)(文也鞠躬)(勾忽又轉身回，向范文)將軍：大夫：這次報仇雪恨，固然是要斬草除根啦。可是你們先要進了他這城的時節，也不要儘管着毀滅他的宗廟；剷除他的社稷。還得要留心的查點查點，他那所有的倉廩府庫；兵馬器械；和那珍寶法物，以及一切貴重東西，都怕當那紛紛亂

亂的時候兒，失散，或是損壞了。再者孤王前進貢過來的，好多個金玉子女，更得要搜羅搜羅，讓他歸還故主，這都是要格外注意的事兒。請你們回頭就號令三軍吧——（范文鞠躬應）（勾仍舊慢慢的下，戎右，戎僕從）

范（隨即向文）大夫：舌庸他們幾位，現時沒在這裏。我看就請大夫你，趕快去傳令各軍吧。叫他們都得一齊的準備着動作。只要聽我那左軍的鼓聲一響。就得一致的奮勇攻城。簡直就殺到那吳王的宮裡了，再聽號令收兵。你就趕快去吧——（文應，轉身往帳後下）（拿戟的一個伍長急自右上）

伍長 報告將軍，那王孫雄他又來了。攔也攔不住，苦苦的總是哀求要見——

范 哦……等他來見就是了……（向卒長）你們把鼓鑼都交給我……

……(卒長應，范先親手接鼓簫。卒長又將抱的大鈴交給來的伍長。回頭再取下那懸的四鼓，替范套在左臂上)

王 (內唱西皮倒板，捧原物，三伍長直接押上)爲臣子，怎肯把，宗社輕拋。(見范即跪)

范 王將軍，你可太不知進退了——

王 (接唱快板)縱然是粉身碎骨，義無可逃。求將軍不看那夫差無道。但可憐這一城生靈，是衆口嗷嗷——

范 (冷笑)哼……你們既不肯犧牲你們的國家。怎麼能保得住人民的安康呢？不行不行……快去快去……

王 (托盤坐地)哎！范將軍：古人有話，不要助紂爲虐。你在旁邊，又何必一個勁兒的幫着人家這麼利害呢？方便方便的是

范 哈哈……我老實告訴你。越國的人，本來世世代代，就住在那

東海邊上，和那鼉龜，魚鼈，蝦蟆，是一類的東西。像我們簡直就是禽獸，你不要錯把我們當着了人。（聲色俱厲）誰曉得那些個假仁假義的道理……

王（直着兩眼的瞧了范一會）那末：我還是請你准我，再見見大王的面——（隨自起立）

范 不行……大王已經把這個事的全權，滿都交給我。我說你還是趕快走的高……可不要讓我這左右的人，得罪了你……（辛伍長全場一致的照樣催促）。（范左提鼓，右拿簪，也作勢的前逼）還不走……

王（連退數步，忽毅然轉身，作悔恨狀，跌足）咳！（向右下下）
范（領着四伍長，眼不轉睛的釘着王，一步一步的緊緊跟着他去）

卒長（甲向乙）呃……我說你瞧出今天這個事兒蹈道來了沒有哇

？大王好容易盼到吳王來投降，本是想扣除了原先破費的工本以外，還得高高的抬個價兒收利的。沒想到王孫雄頭一次說的還不夠本，第二次大概差不多。可是范將軍和文大夫，又怕他兩方當面講的，中間人得不着什麼六九五的回扣，故意的又從中作難。你想大王該夠多麼乖覺，豈有看不出來的……所以索興讓開，再三的可憐。那意思是只要不虧負他自己，倒不妨落得做一個仁義道德的樣子，簡直就叫范將軍自己去定價。可我說范將軍這個人，總算是坦白，倒不像別的那想發財的人，總是欺心。他自己想作富家翁，先就明認了他本來是禽獸……不過把我們都說在一塊兒我們就算跟着他也變成了（作手勢）蝦蟆……王八……禽獸了。這算是替那一個受的冤啦——

卒乙 他們自己就當龜孫子，也總算打贏了仗；報過了仇啊。乘這個當口，各人還不拚命的撈一把子？可是我們呢……你沒瞧……一大早他吃不完的酒，都不分給我們一滴一點的……冤……早就認了……不過我有個妹妹，先讓他們送過來了的。我這回要……

（右方城前，鼓聲，鐘聲，鐸聲，忽然交和的大振）

卒甲 （猛驚）聽聽……（乙也帶驚的和甲向右方城前望）這是左軍纔攻城吧……（右方城後，忽然也是鼓聲，鐘聲，鐸聲，交和的大振）

卒乙 呃呃……你聽……（向右城後指）文大夫也攻城了……我們只怕要報告大王吧——（前後鐘鼓合振，話都聽不清）

卒甲 （近向乙大聲問）你說什麼呀……

卒乙 （大聲）我說要報告大王吧？

卒甲（大聲）也得探聽明白了哇？

卒乙（拉甲）那末，走……快去探聽探聽——（同向右外下）

此時場上的天色，將亮未亮，從樹林裡老遠看的那土竈的火光全都沒有了。比較原先，更覺得黑沉沉似的。（不一會，前後的鐘鼓聲，好像集合在城中）。（又不一會，城內火光陡起，望着的宮殿都燃了。寨口內的旌旗，也一根一根的往下倒）

戎右，戎僕，（領着勾踐，越夫人，女御甲乙，急自帳後上，都望着城內的火光作張皇狀）哦……嗯……唔……（全場沸然）

勾 怎麼啦……卒長他們都到那裡去了，怎不來報告哇？（向戎僕

）快套車，要不，就轡馬……（僕應，正要往帳後下）（城內忽然一陣鐃聲，鐘鼓鐸，都漸漸的止住了）

夫人（搖手止僕）不用不用……（僕隨還）（夫人又向勾）聽聽

城內，不已經纔收兵麼？

勾（和衆稍向前看，隨有君子，教士，兩面旗招展城上。衆大鼓掌高呼）萬歲……

夫人（同女御即轉身跪勾前，戎右等也向勾鞠躬）（同）恭喜大王……這纔成了功……報了仇——

勾（驚喜若狂）哈哈……哈哈……（摻夫人）起來起來……大家同喜……咳！勾王倒也有今朝這一天……自從會稽被圍到現在，整整是二十二個年頭了。咳！幾多的危險……幾多的困難……幾多的辛苦……咳！今朝這天是怎麼得來的啊——（掩面悲介）

夫人 大王呀……（唱二六）有志竟成天不負。（女御合）精衛石海能枯。想當日降吳，（夫人單）我石室執箕帚。（女御合）想當日送王，（夫人單）我閉門白躊躇。自織自穿，（女御合）

多少年瞧不着錦和繡。（夫人單）珠圍翠繞，（女御合）民女民妻還不如。（夫人單）都只爲大王，國破身辱多苦楚。（女御合

）想的是今朝，解解心頭恨，何必再啼哭——

戎右 可不是麼？大王這總算威振中原了。從今以後，就是大酒肥肉的他吃他一輩子，那個還敢說什麼？

戎僕 真是的，就說收拾收拾那六宮裡面，早睡晏起的。叫那些個九嬪世婦們，全都伺候着。還不應該的麼？

卒長 （甲乙同捲着·包衣服·夾在脇下。就使拿的牌遮着。怕人看見似的。慌慌張張，自右外急上）啓大王，吳王夫差已經自刎了——

勾 哦……你們倒是打聽來了。索興再去再去打探看……（卒長應，急轉身右下）（勾向夫人）哈哈……孤王倒想饒他一條老命。

他可自己不願活了。不曉得在那九泉之下，要是見着那伍子胥，該把什麼話說呢——

伍長（內白）走哇……（拿矛的兩伍長，押着吳宮女御等，自右外上，將近勾前）還不跪下——（吳女御環跪，向勾叩頭伏地）
勾 這是些什麼人哪？

伍長（稍近鞠躬）啓大王：他們這都是我們越國，前後進貢過來，在吳王的宮裡，當女御的。（夫人和女御，都向前注意的看）
范將軍叫我們先把他幾個押到大王的帳下，聽候發落……（隨退立右方）

范 哦……這都是孤的子民啦。可憐爲了孤王的江山，倒把你們都受了屈。好好好……起來起來（吳女御同叩頭起立）（勾向夫人）
（先把他們都收在後帳，伺候夫人。等到將來回國之後，再招他

們那有家有親的，各人來認領得去就是了——（夫人點首）

吳女御（同向勾和夫人，重請安）謝大王……謝夫人——

夫人（向自己女御）把他們先帶下去——（女御應，領着吳女御向帳後下，等到范蠡來時，再暗自回上）

文種（唱搖板急自右外上）破姑蘇、君臣同雪恨。果不枉，十幾年，上下慰懃。——（見勾和夫人，躬鞠）恭喜大王……恭喜夫人……城是破了；夫差也死了；吳國的宗廟社稷，也被臣等的兵馬把他踏平了。就請大王進城安民——

勾（急問）查點了他那倉廩府庫沒有哇？

文（臣剛一進城的時候，先就分了好些兵去，把守各處的倉廩府庫。可是據他們剛纔來的報告。說所有倉廩府庫，全都是空洞洞的，沒有甚麼東西。倒不一定要封鎖，專派人去看守他。）

勾 那末，兵馬器械，剩得有多少哇？

文 兵馬那都是老羸殘疾的。也不多……器械更是那破碎零亂的，全不夠用了——

勾（着急的表情）那末：他宮殿裏面，都檢查過了沒有哇？有多少寶器法物和貴重的東西呢？

文 也因爲查看過了，無非就有些不容易拿動的粗糙器具，和那零碎碎的玩好之物。倒沒有看着什麼金玉錦繡的貴重東西。范將軍那都已經派人點收過了，纔下令放的火……

勾（却步，瞠目，暗吃一驚的樣子。又縐着眉頭想了一會）你和范將軍究竟是誰先進的城啦？

文 范將軍他先進去的……

勾 現在……他人呢？

文| 他正在查點軍馬，所以特命臣來，請大王趕快進城去安民——
 勾| （懷疑）奇怪……吳國本是富庶之邦。夫差他父子，又都是和
 外國打過了多少回贏仗的。他這城內……宮中……就沒有 點兒
 積蓄的奇珍寶異寶嗎？單說孤王進獻來的，也該有多少哇？剛這
 不大幾年的工夫，就空虛得這個樣子麼……那末，王孫雄先說的
 都是些什麼呀……倒不如明明白白賞收了他的，有條有理，一件
 一件還好查點些……

文| 啓大王，土地……人民……那不就是無真之寶麼？此刻總是倉
 猝之間，他這城內的地方，寬廣得很，民房也多。或許還有個沒
 抄到的地方。也說不定啦？

勾| 呃……不是啊……孤王此刻，並不是專爲自己一個人貪什麼私
 利啊。你要知道，費盡了九牛二虎的氣力，不打開這個城是不行

。可是打開了以後，剩下來的，要算是那些睡滿了街道，都等着要吃飯的餓肚子百姓。這不是自己討的他這口破鍋往身上挑嗎？你想想看……不說別的，馬上就得犒賞三軍。難道當真的就去殺了餓肚子百姓給他們吃麼？

夫人 另外再想法子得了。况且親自進城去就不曉得再過細的搜查搜查……何必空着什麼急呀……反正總算報了仇，雪了恨

啦——

勾 (低着頭躊躇的慢慢向外移動) (夫人女御戎右等都跟著想要走的樣子)

文 (和伍長急轉身，想要上前去引導，忽瞧着右外，却又止步轉身同報) 范將軍已經親自來了…… (衆同止步向右望)

范 (跟著拿戰的兩伍長，左右摻扶着掩面悲啼的西施夫人上)，

（勾却步中立，夫人緊靠左，女御戎右等依次近左立）（伍長摻西到勾前，放手退立，和原先的伍長的俱在右方後一層）（西即坐地哭）喂呀……（范隨同勾和夫人鞠躬）恭喜大王，恭喜夫人

——（文種卻站在勾的右邊）

勾（含笑的）夫人（同）辛苦了將軍啦……（勾單指西問）可他

……他單是一個什麼人啦？

范 啓大王：他就是十五年以前，我君臣們訪遍了全國，教過了歌

舞：進獻得給吳王。十分得寵的西施……（勾和左邊的夫人女御

右邊的文種等，同向前注意的看，西但是掩面哀泣，不抬頭）他

此刻正在那已經死了的夫差旁邊，號慟悲哀的哭得個不想活。臣

打聽得是他，所以親自把他領來，歡迎大王好進城——（越夫人

瞧瞧西，又暗暗的瞧瞧勾）

勾（喜悅的神情）哦……他就是原先和那個鄭旦姑娘，一塊兒進獻過來，在吳宮作了夫人的呀……相隔這麼多年，單要是當着他的面，恐怕或許還有個認不清啦……好好……起來起來……（西）你倒真是孤王的一個大功臣。將來回了國，一定是要重重的賞你的……

西 大王……（哽咽的聲浪搖曳）那是我的家來那是我的國。存亡生死任飄泊。百戰處治，到今日還是隨王的便。但千求萬懇，休把我當作了功臣說——

勾（含笑）那兒的話？你本來算有功。孤王又那能單辜負了你呢？

夫人（急搶白）那末，他不願意居功。也不要緊。聽說他可是吳王宮裏的第三個紅人……應該就得問問他，那吳王所有的珍寶金

女。現在都到那兒去了哇？

勾 哦……對呀……那末：西施……那吳宮裡面，有些什麼貨財寶物。你總該都知道啦？

西 大王……（唱南梆子）那夫差爲人好奢華。內興土木外征伐。年年的賦稅，不够他裘兵馬。要不是國窮民困，他今日怎麼就自殺。什麼是貨財，什麼叫珍和寶。大王要就，還得去問那已經死了的他——

夫人 住了（唱西皮原板）你何必巧言語，遮蓋與他。（勾接）。求和曾說過，將珍寶盡獻孤家。（范文合接）到現在，滿城中，無非是顏垣敗瓦。（夫人接）不見得有別人，又將他埋藏偷拿。我勸你，趕快（轉二）說實話。（西接）本來是無有，怎回答。（夫人）要不然，就算你，私藏寶貨，難免責打。（西接）要不

然請夫人，就把頭殺。（勾接）你二人說的話，全都有差。（范文合接）請大王進城後，慢慢搜查。（夫人接）偏不容，這賤人，刁狡險詐。亡吳國，殺夫差，（轉快板）可不全是他。整日個，鳳管鸞笙，歌舞無價。整日個肉林酒池，響屧館娃。整日個走狗鬥鷄，香車寶馬。整日個錦帆香淫，瑤草奇花。狐媚得那夫差，驕淫自大。因此上忠奸不辯，朝政不理，纔惹得那軍民喧嘩。是這等不祥物，宰了也罷。（西揚袖仰面，跌坐的瞧瞧夫人）（

范文鞠躬同勾合接搖板）請夫人息怒，休把氣發——

西（冷笑）哼……怎麼着啦……當真的你也要殺我嗎？我問問你

；（沉着的語聲）你們都究竟把我作一個什麼樣的人纔看啦？你想……你們越國當初被吳國打敗了。你們自己要顧性命和保全你們政府的地位啦，就把我來裝飾了作犧牲，進獻得給吳王……現

在的吳國，可又被你們打破了。你們自己想發財，這又來對着我的身上，敲詐……威逼……那末你們不又拿我來，當做是吳國進獻得給你們的犧牲麼？難得說這世間上活着的人，就專爲是給國家政府，預備得作犧牲的不成……你們究竟是怎麼樣的纔看我呀……

夫人（怒不可遏）賤人……還敢強嘴呀……（向戎右）來呀……

牽得去砍了……（勾急轉自夫人左首攔）呃呃……這是怎麼樣？

（夫人瞪眼瞧着西，漸向右轉。勾和女御戎右等跟着移動。）

右方後面的伍長仍舊站着，文稍前，讓夫人。范從西前繞至西的左肩旁）。（西掠髮延頸的正膝行隨着夫人轉）那末：你殺……

你殺……

勾（回頭目西）你還不逃……（范即拉西左肩衣，西即面向台外

，膝行繞至范左。此時原在左方站的人，全已跟着夫人繞到了右邊。范正中立，以右手障衆，以左手揮西表示令他逃的意思）

西（掠髮回首，恰與范目成）。咳！這就是國家的賞賜——（想

立向左下）（幕落）

（完場）

正誤表

頁	二	三	四	四	六	八	一〇	一三	一六
行	十	五，七	一	二	七	五	八	九	十二
誤	以	綿	髮	繹	之	還不若	豈	迤邐走這迤	討

正 上 錦 髮 絳 的 若還不 那 怕還是空跑 請

一七

全

全

全

全

全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五

全

二

三

四

五

八

一〇

六

六

六

十

三

六

(拍肩)

(合)

李喘作手勢)

哪

要挨餓

羅

不好

不，

你我瞧如此

不哪

抵抗他們

只是是

(拍周肩)

(陳合)

李單作手勢)

周

要餓飯

囉

不好

不者，

你瞧我如此

不者

抵他們

只要是

二六	全	三〇	全	全	三五	三七	全	三九	四六	全	五〇
一	五	四	六	七	十二	二	十	十	六	十	九

紗崑腔	復後進	勃然更色	(急向)	(衆注意)	圈	色的	白絹裏	穗	明天那那樣	所	噠
-----	-----	------	------	-------	---	----	-----	---	-------	---	---

唱崑腔	復前進	勃然變色	急白	(衆注意聽)	圖	色的	白絹白裏	總	明天那裏那樣	我	廊
-----	-----	------	----	--------	---	----	------	---	--------	---	---

五〇 五一 五七 六一 六七 七〇 七七 七九 八四 八八 八九 全

十二 三 二 一 八 十 一 一 三 三 七

啊 招魂祭奠 跟 本本 剔 嗯 嗯 邦 知 住 還遠狠咧 來

四 啦 招魂的祭奠 眼 本來 剔 嗯 嗯 刊 和 往 還沒有得狠咧 下

八九

+

？
哇

哇？

九〇

十二

嗯

「恩」

九四

七

輻

福

○

五

臨

舊

同

九

貅貔

貔貅

可

+

西

而

101

(趨向前勾鞠躬)

（超前向勾鞠躬）

同

二

(向勾)

(向范)

108

11

四鼓

四面鼓

同

十

助紂爲虐

助天爲虐

同

十一

方便方便的是

不方便方便……

一
一
一
一
一

七

勾

III

一 二 五	同	一 二 二	一 二 一	同	一 二 〇	同	一 一 九	同	同	一 一 八	一 一 五
四	八	五	四	八	二	二	一	九	八	四	十
(想立同左下)	(勾接)。	裴	(西)	竈	伍長的俱在右	天	算	執	眞	奇珍寶異寶嗎	范
(想起立同左下)	(勾接)他	養	(向西)	寵	伍長俱在右	子	單	城	價	奇珍異寶嗎	勾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初版

X 光線裏的西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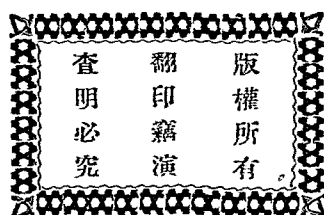
創作者 林卜琳

校訂者 蒲伯英

發行者 平大學院出版部

印刷處 兼
北平西北書局
琉璃廠西門內
電南二五六五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每册大洋伍角

83

447/21